

1173
10. 71. 86

世界音樂大家故事

李駿藏書

世界音樂大家故事

STORY-LIVES OF MASTER MUSICIANS

原著者 HARRIETTE BROWER

譯述者 羅 義 蘊

校閱者 羅 忠 恕

發行處 成都華西大學文學院院長室及其他代售書局

世界音樂大家故事

目 錄

序 言

1. 覺凡尼·比內吉·聖達·巴勒士垂拉
Giovanni Pierluigi Sante Da Palestrina (c.1526-1594)
2. 約翰·色巴士丁·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3. 喬治費狄克·亨德爾
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
4. 克利士多弗·衛理巴德·格魯克
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 (1714-1787)
5. 約瑟夫·海頓
Josef Haydn (1732-1809)
6. 華夫干·莫扎爾特
Wolfgang Amadeus Chrysostom Mozart (1756-1791)
7. 盧德微格·范·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8. 卡爾·瑪利·弗德銳齊·爾斯特·防·韋伯
Karl Maria Friedrich Ernst Von Weber (1786-1726)

李
般
石
藏
書

465164

序 言

我們參加音樂會時，見了演奏節目單上所列樂曲的名稱，及作曲家的名字，對於許多聽衆，是不發生意義的，然而知道了作曲家的生活，及其偉大樂曲寫作的意圖與經過，這對於音樂的欣賞上可以增加更濃厚的興趣，許多人每年在聽彌賽亞曲的演奏，若果知道亨德爾 G.F.Handel 寫這樂曲的經過，以及何以在唱那哈利路亞大合唱曲時，聽衆都得起立敬聽的原由，更進而認識亨德爾個人的性格，及其音樂天才之如何發展，對於我們聽這彌賽亞曲時，必然更增加鑑賞的意味。

從另一方面看，音樂家生活的本身，也是最饒興味的，音樂家在美的創造上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又能由他們的作品把那精微的境界，引起聽衆心弦的共鳴，平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爲大作曲家都是生來的天才，莫扎爾特 W.A.G.Mozart 四歲能彈琴，五歲能作曲，是膾炙人口的故事，可是不知道莫扎爾在音樂上的成就，是經了若干的努力與奮鬥，困苦與挫折，他曾自己說道：「別人以爲我作曲的技能是容易得來的，我真實告訴你，難得有一個人學習作曲所用的工夫，像我那樣努力過的。」我們見了大音樂家的成就，祇知道欣慕他們的偉大，而不學他們那種百折不回的精神，那無異自甘暴棄了。我們讀了每一個大作曲家的生活，知道每一個創造的活動，都是從困難中所產生的，讀了音樂家的生活，不僅是有助於我們對音樂的欣賞，實在足使每一個有志向上的人，得着無限的鼓勵和啓導。

我們讀音樂家的故事，還可得着一個重大的啓示，即是每一

個大作曲家，雖然從幼小都表現對音樂的特殊愛好，但也得有相當的培養與鼓勵。固然每一個音樂家生長的家庭，不必都是學習音樂很好的環境，有時甚至遇不合理的壓抑，但都必在早年得着合宜的培育，發展其固有的興趣，而後始能有很高的造詣。更進一步的說，一般常態的兒童，對於音樂，都有自然的興趣，我們看幼孩是如何的歡喜唱歌，甚至玩弄樂器，便可知喜好音樂，是出自人的天性，我們固不必希望每人都能成為音樂家，但我們確相信若干具有成為音樂大家潛能的兒童，因為缺乏合宜的教養，致使若干天才，也被埋沒了，這是何等可惜的事。因此我們想到現代的家庭及學校，總應盡力對兒童的音樂教育，有適當的設備，使每一個兒童都有基本的音樂訓練，使他長大成人，對高尚的音樂，有欣賞的能力，並能唱美麗的歌曲，或使用所喜愛的樂器以怡情悅性。尤其緊要的，因有適當的設備與教育，使那具有特殊天才的兒童，得充分的培養，以發揮其內蘊的才能，俾得成為偉大的音樂家。

目前國內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確是很少，已有的也很簡略，去歲我從歐美歸來，常將我在國外所參加過的音樂會所聽過的合唱團，聖樂隊，所看過的歌劇，所參觀過的音樂學校，以及在各國所聽到的歌曲，向家中的兒女們閒談，以增加他們對於音樂的興趣，又與他們同讀些音樂家的傳記，今年暑間，女兒義蘊畢業高中，決意投考華大外文系，以音樂為輔系，我鼓勵她在暑期中着手翻譯一位英國女子白饒爾Harriette Brower所著世界音樂大家故事Story-Lives of Master Musicians一書。這本書以故事體裁，描述大作曲家的生活，是經過多年對音樂家生活有關的若干

著作。精心研究的結果，而以最富風趣的筆調寫出，讀了最易感人，確是一本值得介紹的好書，我最初請義蕙翻譯，僅是爲她練習譯書的嘗試。及至譯了幾章之後，由華大中文系主任杜叢林先生得見原稿，以爲所譯的文字，還很清順，鼓勵付印，我才把譯稿與原書對照，細心校閱，現在將已譯成的八大音樂家的傳記，先行付印，作爲這世界音樂大家故事的第一集，這八位作曲家，都是我們欣賞音樂時或學習音樂演奏的人所常遇見的名字，其他尚有十四位音樂家的傳記。待譯完時繼續發表。這第一集各篇傳記的譯稿，都是經杜叢林先生閱過一遍，在數處的文字上，略有修改，這是我與女兒義蕙所應特別感謝的。

羅忠恕序於成都華西大學——三十八年十一月六日

覺凡尼·比內吉·聖達·巴勒士垂拉

Giovanni Pierluigi Sante Da Palestrina

(生於一五二六年——歿於一五九四年)

假如我們要知道這位最早的大音樂家巴勒士垂拉的生活及工作，以及他留給我們後代的偉大樂曲，我們必需追溯四百年前的歷史。即如作了這番工夫，我們也尋不出他生活的一切事蹟。因為許多記載已遺失了。可幸的那些最主要的事實，還是保留得不少。由我們所知有關他的事蹟裏，我們明白了這位音樂家巴勒士垂拉，是一個值得萬世景仰，努力把宗教聖樂用作表現高超的精神的意義底一位大師。

在亞平寧山 Apennines 灰色的嶺上，孤立着巴勒士垂拉這座小城。這城確是古老，牠當那羅馬城還很新的時候，這城已很古老了。四百年前巴勒士垂拉城是被據有大堡寨的一些貴族，顯赫的可郎拉士人 Colonnas 管轄着，自然這城過去的重要性，比今天大多了。那時候巴勒士垂拉城有一個農人，名叫聖達·比內吉·Sante da Pierluigi 同他的妻子瑪麗 Maria 住在那裏。他們好像是一對很忠厚的夫婦。他們的生活，也不算太貧窮。因為近來發現了他母親的遺囑，為她兩位兒子在這城裏留下了一所房

館，又留下許多床布褥子，及一些烹調的用具，聖達的妻子瑪麗是擁有遺產的人。

這一對夫婦，大約在一五一六年的時候，得了一個孩子，便取名凡尼·比內吉·Giovanni Pierluigi，寫成英文，就是約翰

•彼得·路易· John Peter Louis. 這孩子從幼稚的時期起，即非常愛好色與聲所表現的美。這也不是驚奇，因為生長在一種自然環境的孩童，有可愛的偉大的自然美懷抱着這巴勒士垂拉城，無形中培養了這孩子，對於美的欣賞力。當他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了他具有自然的甜蜜的喉聲，於是他的媽媽，便提議出賣一些田產，來給孩子作音樂的教育費。

從那些很高的岩石上，就是巴勒士垂拉城所建築之地，這城距羅馬約二十英里之遙。城中居民，可以由鐘樓望過，得見羅馬的城牆及城中高聳的宏偉的建築，還有聖彼得大教堂，在我們所要述的故事前十二年，雖經外寇的攻入，而仍為未被毀的遺物。更有那巴曼提 Bamante 正在建築的輝皇的禮拜堂，也一點點的向上升起，快要完工了。那時羅馬城的藝術生活，正達高潮。因為那時，大雕刻家米克爾安吉羅 Michelangelo 所畫的最後的審判 Last Judgment 正在進行中，大畫家拉斐爾 Raphael 的勢力，也正是顯赫的時候。雖然拉斐爾已死了二十年，人們仍不斷的仰望着他。

可是音樂在當時是趕不上其他藝術發展的速度。當時有名的音樂家，多屬比利時、西班牙、法蘭西等國的人。而那些作品，也遠不及這已經在藝術上大有成就的，如像建築術、雕刻術、繪畫等方面境界之高。所以音樂正需要一類新的推動力，一種有生氣的活力，這不得不等待着我們要敘述的大音樂家覺凡尼 Giovanni，他要從高高的巴勒士垂拉城，走向平坦的台伯河 Tiber 畔的羅馬城來活動。

這孩子在羅馬的音樂教師，據說是托馬索·克利羅 Tomasso

Crine!lo.但這是真是假，我們已不能確切的知道了，我們可以推斷他所作的曲，是受過荷屬音樂教育底陶冶的。這位青年，我們以後要稱他叫巴勒士垂拉 Palestrina 其實這個名字，就是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名，在一五四四年，他又從羅馬回到他的本鄉去了，那時差不多是他十八歲的時候。他現在不再是一個學生，而是一個正在實習的音樂家了。又得到了聖·阿加彼塔斯 St. Agapitus 教堂的職位，每天他都得去做彌撒同晚禱，這已成爲他生活的一部份了，一方面他更要訓練那批神父同唱詩班歌唱聖詩，因此，他早年的生活，就是每天指導禮拜的音樂節目，並教授一些小聖樂團員的音樂基礎，當然是一種乾燥疲勞的工作。後來當他開始改進宗教音樂時，教堂的儀式，對他是多麼有益處啊。這不是他在聖彼得大教堂，聖約翰的大教堂，以及在他本鄉這個小小的山城上的大教堂中所培養的基礎麼？

年輕的巴勒士垂拉居住本鄉，過着平庸忙碌的生活，他從來也沒有夢想到他的命運是鑄定他成爲一個大音樂家啊。一五四八年，他結婚了，那時不過廿二歲，假使他安心希望在羅馬的音樂界上佔一個重要位置的話，他真是太不聰明，這樣早就結婚。因爲大教堂的歌手，十分之九，都是未婚的男子，但這是愛情的魔力，巴勒士垂拉好像並不相信結了婚對他將來的生活，有什麼妨害的地方。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他的妻子露貴佳 Sucrezia 真可算是一個滿意的選擇，況且她還有那麼好的嫁奩啦，這是一個快樂的結合，他們倆共同生活，有三十年之久。

雖然巴勒士垂拉應許了在聖·阿加彼塔斯 St. Agapitus 大教堂終身工作，但那種嚴格的管制，不得不使他逃了出來，在此服

務七年之後，他便走向了那永久的聖城 Eternal City 羅馬去了，在這裏他認識了許多音樂界的人士，又在一五五一年時，他得到了貴理亞教堂 Capella Giulia 樂師的職位，這可憐的收入，一月有六個斯古地 Scudi（幣名），就是兩個英磅左右的收入，但我們這年輕的音樂家，好像已很滿足了，恰好在此三年之後，他完成了一本音樂書，其中有五個彌撒曲，他曾將這曲呈獻教皇朱流三世 Pope Julius III，並使教皇大為歡喜，就在一五五五年，給了巴勒士垂拉一個很好薪金的位置，即是作教皇宮中西士丁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的一位歌者。

西士丁禮拜堂的歌詠團員，對於這位新來的歌者，好像很不滿意，發出了怨言，在那時期中，更換了好幾位教皇，及至保羅第四 Paul IV 被選作教皇後，他立刻施行教會的改革，發現了巴勒士垂拉同其他兩個歌者，是已婚的職員，於是三個人都被斥退了，給他們的遣散費，是每月六個斯古地 Scuti，這一次失業之後，使我們的音樂家，受到一個很大的打擊，巴勒士垂拉實在不能忍受這個挫折，病倒在床上了，想到他自己的前途，真是黯淡，因為他與露貴佳結婚之後，已生了三個孩子，他們現在已是五口之家，贍養的費用，確是大費籌措了。

這黑雲密佈的景象，終於要過去，撥雲霧而見青天的日子，也快來到，他被革職的幾星期之後，我們這位被西士丁禮拜堂解職的歌手，却被聖約翰拉德然 St. John Lateran 禮拜堂聘為聖樂團指揮了，這是一所壯麗的禮拜堂，青年的阿郎大士·拉索士 Qlandus Lassus 最近曾在此地擔任聖樂團指揮，這新的工作的酬金，再加上教皇所給的遣散費，使巴勒士垂拉已能重振家聲了。

，他在吉連山 Caelian Hill 上築了一所別墅，此地跟他工作的地方拉德然 Lateran 很近，又能遠離塵囂，脫離了擾攘的城市生活，住在這安靜的地方，這正是一個他所喜悅的居所，他舒服的在這地住了五年之久。

巴勒士垂拉在羅馬居住了四十四年，其中更換了十一位教皇，但在這樣長久的時期，每一位教皇，對於這位大音樂家都極敬仰。那位馬色路士二世 Marcellus II，僅任職三禮拜的短期教皇，他對這位青年音樂家，非常崇敬，為要答謝他的善意，巴勒士垂拉製寫了偉大不朽的馬色路士教皇彌撒曲 Mass of Pope Marcellus 直等到庇士四世 Pius iv 作教皇，這彌撒曲首次唱出時，便讚美不置的說道：「巴勒士垂拉的約翰，（即這位作彌撒曲的大音樂家）是一位新到人間的約翰，由他這新歌而給與教會中的和諧，正如古聖使徒約翰在聖城耶路撒冷所聽的新歌一樣」那位音樂家教皇貴哥利十三世 Pope Gregory xiii 任命巴勒士垂拉去擔任修改古讚美詩的神聖工作，而巴氏曾作了最偉大的經文歌 Motets，呈獻給這教皇。教皇色士塔斯五世 Pope Sixtus v，最讚美巴氏所著 Assumpta est Maria 這個美麗的彌撒曲，因之升了他的職，給了他更高的榮譽。

因為得這些鼓勵同愛護，巴勒士垂拉在拉德然 Lateran 專心工作五年，他又在聖瑪利馬覺耳教堂 Santa Maria Maggiore 工作了十年，貴理亞教堂 Capella Giulia 工作了二十三年，這是他二十年前第一次在羅馬任職以前的事，他高興的工作，在自己甜蜜的家裏，同朋友的愛護中，度着辛福的歲月，他沒有經濟的困難，而且能積蓄一大筆款項，買了田地葡萄園，並且在羅馬城

內及近郊，買了住宅，一五七七年的時候，他贈送了一千三百斯古地 Scuti，給他的媳婦。

巴勒士垂拉的生活，並非常被幸福的陽光照着的度日，他確遭受了許多家庭中的痛苦，他的三個愛子相繼的去世了，這幾個兒子，都是有為的青年，若果活着的話，一定能為音樂界出色，獲得大的成功。一五八〇年他的妻子也離開他而去世了。這劇烈的慘痛，與他自己的成功，同時出現。但他總是表現出敬虔及純良的性格，當教皇格哥利十三世 Pope Gregory xiii 在一五七五年舉行就職紀念大會時，有一千五百人從巴勒士垂拉城到羅馬來參加盛典，少女們穿着燦爛的白衣，年青的男孩子都頂着橄欖的樹枝，有一位年老的音樂家，在領導他們唱歌，這便是他們的同鄉溫和慈祥的覺反尼·比內吉·聖達·巴勒士垂拉老先生了。

巴勒士垂拉被稱為「宗教音樂的救贖者」，因為有了他所作的樂曲。就使得教堂的神父們，不致把美麗的音樂，排斥於宗教崇拜之外，僅唱一些單調的讚美歌，當時已有許多非宗教的歌詞，配了樂譜，在教堂中歌唱，後來教堂的領袖，才請巴勒士垂拉，編製彌撒曲，全部用宗教的詞句，配以高雅樂曲，在教堂中歌唱，這位大音樂家，深深的明白這責任的重大，他開始工作的時候，不僅作了一個彌撒曲，而且譜出了三種不同的曲調來，但每一個曲調，都受到很大的歡迎，因為那虔敬溫柔而美麗的精神，已充滿在曲調之中，他們怎能不受這些曲調深切的感動呢？

巴勒士垂拉很有自信心，他繼續的創作着彌撒曲，後來所寫成的彌撒曲竟有九十三個之多了，除了彌撒曲外，他又譜出了許多所羅門戀歌，又因應教皇色士塔斯五世 Pope Sixtus v 之請，

寫了一個訓歌 *Stabat Mater*；同幾首哀歌 *Lamentations*，這訓歌經過了二百五十年之後，才被查理·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刊印出來。

巴勒士垂拉這位敬虔的基督徒、於一五九四年二月二日，死於羅馬城，在安葬他的壽木上，刻有「音樂之王」的幾個字，這簡單的語句，正足以表示當時人敬崇之意了。

約翰·色巴士丁·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生於一六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歿於一七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遠在兩世紀半以前，當公歷一六八五年的時候，有一位世界最偉大的音樂家誕生了。他生在德國東部一個小鎮名艾森拉哈 Eisenach 這鎮挨近吐林京森林 Thuringian Forest 的邊界。到了今天，這位音樂家生長的屋子，一座長而矮小的茅屋，還是保留着並且小心的看管，經過了這許多年代，爲的是給後世留下一個紀念，因爲他的確太偉大了，他的名字是約翰·色巴士丁·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哈 Bach 這個名字，是屬於一個很大的家族，就在這一大家族中，產生了不少的音樂家，他們爲音樂的發展而努力，在二百年之中，由這家族中出了若干的風琴家與作曲家，而約翰·色巴士丁是巴哈家族歷史的中心人物，他的父親約翰安得西巴哈 Johann Ambrosius Bach 是艾森拉哈教堂的琴師，當然他會把他愛好音樂的興趣，在家庭中培育，所以我們色巴士丁，自小就培養了濃厚的音樂興味，他的父親，也很樂意的教他小提琴。

但是不幸的事情來了，巴哈剛十歲的時候，便失掉了他的雙親，他的哥哥克利司託弗 Christoph 比他年長十四歲，執行了管理的責任，而這哥哥在鄰近的村子裏，也是一個有名的風琴師，克利司託弗負了教育自己弟弟的責任，不僅教他彈琴，而且後來把他送進一個學校裏，去習拉丁語，唱歌及其他的課程。不過很

顯然的，他並不知道這位弟弟具有很高的音樂天才，對他這弟弟，時常壓抑他，非獨對他頗為淡漠，而且非常魯莽的待他。

小色巴士丁順從的，安詳的忍受着他哥哥的待遇，但是在他的心裏，已充滿音樂的靈魂，並不因壓抑而摧殘其天才。他能夠記憶他哥哥所教他的每一個簡單的調子，而且切望能進行着更偉大的工作，他哥哥有一個木條蓋子的櫃子裏面藏了許多音樂書，如布克斯特由得 Buxtehude 與胡伯格 Froberger 等名著，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珍貴的書籍，是色巴士丁切望能學習的曲子，可是這櫃子的所有權，是屬於克利司託弗的，又被一把堅硬的鎖，將一切的樂譜關住了，小弟弟越看也不准許的。有一天色巴士丁鼓起了最大的勇氣，向他哥哥借一卷來彈，這個可使他哥哥非常氣憤的，立刻拒絕了這要求，並且責備地道：「你連想都不要想，你可彈那些書中的曲子，你又怎的不滿意我所教你的功課呢？」

他雖然遭了這無情的拒絕，可是這個慾望，如火似的燃燒在他的心裏，他決不因此而停止了他向上的念頭，一定要設法借出他哥哥的書，有一個夜裏，正當是明月皎潔的晚上，等家中人都已就寢之後，他真想看看那些音樂書，他已夢想了好久，要把那些書取出，於是他無聲無臭的爬下了樓梯，站在書櫃的旁邊，想尋那最寶貴的一卷。他看見了他哥哥在書面上用大字所寫的作曲家的名字，當他發現了的時候，就伸出了他的小手，放進那櫃子蓋上木條之間的空隙裏，化了許多時候，慢慢從那裏拉了出來。起初是很困難的，不易取出。經了許多的試探，幸喜他發現了那櫃子的蓋子上有一根木條較為脆弱，可以移動，最終他用力一拉

，把書取出來了，拿在手裏，又恐懼，又歡喜，他緊緊抱着這書，很快的跑回自己的房間放在一個靠近窗子的桌上，那時，月光照進了他的房子，把每一個音符，都照得很清楚的，於是他拿起了一枝筆，同他的音樂課本，這個孩子便開始一件最偉大的抄寫工作了，

這個只不過是若干晚上勞苦工作的第一個晚上，以後相繼着有六個月的工夫，最後他完成了這抄寫的工作，眼見這樂譜，就屬於他自己的了，怎能不快活呢？但因高興過度，色巴士丁爬上床去睡了，竟忘記收藏起他抄寫的本子，他這一盪疏忽，使他付了很大的代價，他的哥哥克利斯託弗因為聽見隣近房內的響聲，忽然驚醒了，於是起來要去察察是什麼原因，自然他很快的跑到色巴士丁的房間裏，在晶潔明亮的月光中，發現了這些未關上的音樂書，這月光可對我們的小巴哈，有莫大的傷害了，因為他哥哥見了，毫不留情的把他所有的工作收藏起來，色巴士丁永遠也不能再找着他抄寫的樂譜了，可知這個哥哥一定非常嫉妒他弟弟的天才，但他並未想到這孩子已把這一切美麗的音樂深深印進了他的腦海裏了，這也是約翰色巴士丁在痛苦失望當中唯一的自慰！

當他十五歲的時候，他離了家庭，離開了殘忍的哥哥，進入了一個拉丁語言學校，這學校是與劉列寶聖賈其爾教堂 St. Michael at Lueburg. 教堂有聯絡的，那時候，他天生的一副極美好的喉音，才被發現，所以被選為歌詠團的團員，在禮拜堂唱歌，因此得在學校裏免費讀書，在劉列寶有兩個教會學校，他們中間常是互相對抗得很厲害，在冬季募捐的時候，兩校的學生都要

分道而行，以免發生任何衝突。

但是他入校不久，他最美的喉音，終於消失了，然而他所有的鋼琴及提琴的知識，使他繼續留在學校，並且收得很少一點薪金，他工作非常勤勉，尤其是對於音樂的課程，一有閒暇的時候，就去練習那最好的音樂。這時他對於風琴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所以深深的愛上了牠，遠超過其他一切的樂器，他很窮，沒有辦法去上音樂課，他雖過着頂清苦的生活，甚至有腰無半文的時候，然而他總是存着很大的希望，無論怎樣，總要設法增進他心愛的音樂知識。

有一個大風琴家約翰亞當阮鏗 Johann Adam Reiken 是當代很有聲名的，色巴士丁聽見了這位大師是在漢堡 Hamburg 聖卡薩林教堂 St Katharine Church 彈琴，便不辭一切辛苦，步行了二十五哩路，到漢堡去聽他演奏，當時漢堡稱為德國音樂的天堂，從他家到漢堡這段路，是難走的，但爲了滿足他的慾望，旅途的勞頓，一點也不在心上。

色巴士丁得聽這大師的演奏，使他心中快樂極了，他忘却了長遠的路途，忘却了身體的疲乏，他只要存下了一點錢，足以付他的伙食及旅館宿費時，他總是走到漢堡去，聽這風琴大師的演奏，有一次，他在漢堡停住的日子太久，直到囊中金盡，還要餓着肚皮走很遠的路程，才得回家，那時，他遠遠一個旅館去午餐的錢也沒有，肚子餓了，只得依着旅館的門外，嗅着了餐廳的美味，未免垂涎，他不能自禁的竄入窗內，不知有誰見了這可憐的孩子，從窗口擲出兩個鱈魚頭，這鱈魚是日耳曼人所認爲的佳肴美味，色巴士丁高興的拾起來，想借此以充饑，但他將魚頭拉

碎，很驚奇的發現了一個約值九先令的丹麥金幣，藏在魚頭內面，這真是使他感謝萬分，於是跑進了旅館，大吃一頓，餘下的錢，保留着下次再到漢堡時來用。

他在劉列賓住了三年之後，巴哈得到了一個私人歌劇院的提琴師的位置，這劇院的主持人，是沙市外麻的約翰依里士王子 Prince Johann Ernst of Saxe Weimar 但是巴哈的意思，想得著一個風琴師的位置，所以化了他許多時候，練習風琴，一個很好的機會來了，士林京的亞爾斯特 Arnstadt 城最近修了一座新禮拜堂，並且買了一個最新式的風琴，巴哈去請求在造新琴上演奏，教堂董事會是答應了，因為聽見這位琴師的演奏，立刻發現他是一個年輕的音樂家，決定聘請他作這教堂的琴師，並且應許由市政府補助他的薪金。

這時巴哈正當十八歲，就受職作了這新禮拜堂的樂師，他的收入，是五十個弗樂林 Florins 每個弗樂林 Florins 值二先令（半圓美金）此外還另有住宿伙食的補助費總計約有十英鎊，在當時以一個年輕的風琴師而能得此報酬，總算是收入頗豐的了，所以巴哈非常高興。於一七〇三年八月十四日就職作琴師，並應許忠於職務，勤勞的，忠實的，盡到他所有的一切責任。

他很幸運的，是因為他作了琴師，能有很多空閒時候，為他讀書，或寫作。在這個時候以前，他很少作曲，但是現在，他能夠開始作曲了，他先把危法底 Vivaldi 的一些小提琴集子，改寫成鋼琴曲，這樣他可以學習把自己的思想與感情，在未用樂器之先表達出來，他現在自己研究，沒有人指導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為了是要在音樂上，力求達於至善的境界。

當這個青年的新樂師初初在禮拜堂彈琴的時候，馬上就得到不少的讚許與尊敬，然而往往巴哈爲了要達到他中心深刻的表情，他會忘了時間與節拍，所以大眾唱歌，有時候會趕不上他，他忘了他的演奏是要領導會衆歌唱，有時他演奏時，臨時改變了音調，使唱歌的不能不停止，因此，引起了教堂董事會與這新琴師之間許多爭執，但結果，因爲他的天才，勝過了他們一切的非難，終於認爲他是一個可敬的音樂家。

有一次巴哈請了一個月的休假，他要到呂白克 Lubeck 去，那裏有一個馳名的丹麥作曲家名叫布克士特由德 Buxtehude 當在降臨節期中，在馬林教堂 Marienkirche 內奏琴，亞耳斯特到呂白克有五十哩路遠，這個勇敢的巴哈同樣步行而去，他因爲太喜歡聽這位琴師的演奏，他忘記了只是一個月的假期，他在呂白克留了三個多月，直到錢袋裏差不多已經空了時，他才想起要回到自己的職位去工作，他回到亞耳斯特當然受到很大的譴責，可是因爲他音樂天才的緣故，得爲人所原諒。

巴哈漸漸的發現亞耳斯特這地方太小了，不能發展他的鵬程遠志，他覺得自己有尋找更廣大世界的需要，他的聲名日益遠播，隣近大都市，已知道巴哈這位偉大可敬的琴師，所以他很高興的要去作米好森的聖白拉西士教堂 St. Blasins, Muhlhausen 的工作，因爲這地方隔艾森拉哈極近，一九〇七年他接受了這位置，且叫他自定薪金，這時他很可以要求一個很高的薪金，但他謙恭的祇接受從前亞耳斯特同樣的收入，不過此後他很可以自由的出門了。

現在他的生活情況優裕多了，他決心想成立家庭，一七〇七

年十月十七日，他和一個小表妹馬麗巴哈 Maria Bach 結婚了，他在亞耳斯特就戀愛了她，這時他們自己組織了一個新家庭，在米好森住了一年，巴哈得到沙市外麻的維廉伊里士公爵 Duke Wilhelm Ernst of Saxe-Weimer 的邀請，他真是高興萬分，因為他奢望有一個較高的位置，果然公爵很看重他，對他音樂的才能，甚為賞識，給他皇家風琴師的位置。

一個更大的世界，向着巴哈招手了。他能夠勝過一切貧窮與痛苦，他成功的秘密就是「工作勤勉」，現在得到充分的時間寫作，他很快完成了一些主要的風琴樂曲，所以他的聲名已經爬到宗教音樂的最高峯了。

在韋馬的家庭生活舒適，這位音樂家已立定在作曲及在風琴鋼琴上用功，他覺得他已能克服演奏風琴鋼琴一切的困難了，有一天他大胆的告訴他的一個朋友，他能一看任何的調子，即可以立刻彈出，並且決不弄錯一個音符，他的朋友自然不能相信，為要證明他的說法，有一天晨早，便約巴哈早餐，在他的鋼琴上放了幾本音樂書，其中一本看起來是很容易的，其實是非常難的樂曲，他朋友留巴哈在這裏彈琴，自己到廚房去弄菜。巴哈彈得真好，彈了許久，都沒有錯，直到那最難的地方，好像他也覺得容易，但是試彈好幾次，都彈不過去，最後弄得一點頭緒也沒有了。恰巧那個朋友，帶着早餐走進這個屋子，巴哈大聲說道：「朋友，你對了，一個人確不能僅一看調子，不加練習 就能把任何曲調彈得完全無誤，那是決不可能的事！」

一七一四年維廉公爵又提升他的位置，他請巴哈作樂隊的指揮了，這位置便他得到更多特別的優待，每年秋天他可到各個有

名的城市去旅行或演奏，因此幾年之後，他的作曲與彈琴，已經得到最大的聲名了。

有一次巴哈遊歷到底斯敦 Dresden，同時有一個法國大風琴手路易馬向 Luis Ma chand 也到了這裏，他是法國國王凡爾賽宮的琴師，他的聲名全法國人都知道的，他也是當代最出風頭的大音樂家啦，那時底斯敦全城爲他轟動了，沒有一個不說他是一個非凡的風琴名手，他們都想到馬向會在底斯敦得一個重要的位置，巴哈的朋友鼓勵他一定要與馬向比賽一下技藝，爭一個勝負，這也可以爲日耳曼民族在藝術上一增光輝，兩個音樂家都同意這樣作，並且國王也答應參加這個比賽，日子到了，那天有很多對音樂有研究的人士，都來欣賞評論，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巴哈是準時而至，那知他的對手馬向先生竟不到場，等待了很久的時間，才發現馬向因爲懼於巴哈優越的技能，不願比賽，已掩聲息影離開了底斯敦。

一七一七年他從底斯敦回來，被人介紹到安哈科登的李波得王子 Prince Leopold of Anhalt Kothén 那裏，他是熱忱的音樂愛好者，巴哈在這王宮裏，雖然很忙，在他的生命裏却充滿了快樂和幸福，每逢王子出去旅行，總帶着他最愛的琴師一道。

一七二〇年巴哈旅行到卡爾伯德 Car sbad，他的妻子忽然得病，並且很快的就去世了。當這音樂家回家的時候，他是感到何等的悲傷啊！別人爲什麼不等他回來就葬了她呢？

四年過後，巴哈又結婚了，她是一個音樂家的女兒安娜馬達利娜 Adna Magdalena 這真是一個好妻子，配得上作一個音樂家的妻子，所以第二次的婚姻比第一次更快樂的，巴哈爲了妻子

的欣賞，作很多舞曲，這都是很好的作品，深為後代所鑑賞的。巴哈又寫了大批的練習曲，為他的幾個兒子，所以他漸漸的成爲一個極好的音樂家，作曲家了。

巴哈的生活，外表雖然很平靜安閒，但恐怕沒有一個比他更忙碌吧？他從不懈怠，從不虛度一刻光陰，假如他不彈琴，不作曲，或教書的時候，他總要把他的音樂製成銅版印出來，在當時印刷是一件昂貴花錢的事，有時候巴哈也會製一些樂器，至少有兩種樂器是他所發明的。

在李波德王子那裏住了六年，他能有空閒的時候爲他寫作，但不能滿足他的慾望，況且王子娶了一位新太太，也許不希望再聽什麼音樂了。

巴哈渴望能有更好的環境與機會終於實現了，他被邀請來到萊比錫去充任聖湯姆司與聖尼哥拉司教堂 St. Thomas and St. Nicholas in Leipsig 並担任那城中多瑪學校 Thomasschule 的音樂指揮，這是他生活的最後一階段，因爲他担任這些工作，直到生命的終了時爲止，現在他雖仍有些困難阻礙，但他仍然勤勞的工作，同時製寫了不少的練習曲，爲他的孩子們。巴哈正期待着自己的孩子，也作音樂家啦。現在兩個教堂的聖樂團團員，都是多瑪學校的學生中選出來的。巴哈可真很忙的要爲他們練習，並努力提高音樂的水準。

在萊比錫的二十七年中，他寫了最有名的馬太受難曲，與依據聖約翰書故事所寫的曲子，及B 短調的彌撒曲。馬太受難曲，經過了一百多年之後，才被門得爾孫 Mendelssohn 發現出來，引起了門氏熱情研究的興趣，曾在柏林演奏過，得到很大的成功。

與贊揚的。

巴哈的生活常常表現一種愛好安靜與隱匿的習慣，「單純」就是他品格的特色，他篤信宗教，所以由他那些偉大作品中，可以引人向上，表現了極高尚的情操。

這裏有一件小事情，足以證明巴哈的品性是非常謙恭退讓的，他的第三個兒子伊曼紐爾 Karl Phillip Emanuel 是費狄克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的鋼琴師，費狄克是渴好音樂的人，他自己也能夠吹笛子，有幾次這位大帝告訴伊曼紐爾要請他父親色巴士丁·巴哈到皇宮去，但巴哈一次也沒有前去，直到國王拿出了他的嚴肅的命令，使巴哈非去不可，這時候巴哈才帶起他的兒子費得滿 Friedmann 旅行到波斯丹 Potsdam 的皇宮。

巴哈到宮的那個晚上，那宮殿裏面已經充滿了和諧的樂音歡迎他，國王一聽着巴哈已到，喜笑顏開的向人衆報告，我們的老巴哈先生到了，巴哈來不及換下旅行的裝束，國王便引領他出來，國王和氣萬分，尊敬萬分的接待他，親自領巴哈去參觀這個皇宮，以及國王所有的各式各樣的鋼琴，而且請他一一試彈，國王出了一個題目要巴哈臨時作曲，這時老巴哈先生毫不遲疑的寫了一個偉大的幻想曲，這幾乎使國王驚奇得不能開口了，且使大衆讚美不盡的，費狄克又要巴哈彈自己的樂曲給他聽，這是一個六個篇章的追覆曲，巴哈彈完了後，費狄克緊握着自己的手，不由自主的再喊道：「偉大極了，偉大極了！只有一個巴哈，只有一個巴哈！」這是巴哈生平的一件快事，他永遠也不能忘記這高興的一夕。

一七五〇年巴哈完成了他四十八個賦格曲，不久他的眼睛完

全失明了，這個不幸的事，大概是由於他常常抄寫自己的音樂與其他大師的音樂。（我們應該記得他幼年時偷出哥哥的樂譜來抄的事。）但是巴哈沒有停止他的工作，他要克服一切的痛苦，可憐的巴哈，在一七五〇年七月二十八的早晨，他的眼睛忽然又復明了，可是不幸的在幾個鐘頭之後，他已不曉人事，悄悄的離開了世界。

過了兩天，他們把巴哈葬在來比錫聖約翰禮拜堂，除了市府圖書館登記有「一個音樂家約翰色巴士丁巴哈，多瑪學校的音樂指導，葬於一七〇五年七月十三日」的記載外，沒有其他的標記，也沒有墓碑，可是巴哈的精神與聲名，是永遠存留在愛音樂愛藝術的人的心底裏，並且他所作的那些美麗可愛的樂譜，也會跟着時代而永久的流傳了。

喬治·費狄克·亨德爾 Georg Friedrich Handel

生於一六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歿於一七五九年四月十四日

當小色巴士丁巴哈 Sebastian Bach 正勤勞的，忍耐的在月光之下，抄寫他音樂琴譜的時候，另外與他同年的一個孩子，好像也稟賦了巴哈同樣的天才，他也會坐在古老的小鋼琴上。弄着音樂的曲調了，不幸的，這架小鋼琴是被拋棄在一座屋子的亂堆裏，並且音舌已啞了一大半，這孩子並不在乎，而且他沒有先生指教，但他有着天生的才能，他那嫩小的手，自然會弄出和諧的聲音，優美的曲調，縱使他是這個壞了的鋼琴上玩弄。

這個孩子的名字，是喬治費狄克·亨德爾 Georg Friedrich Handel 但他晚年簽名的時候，總是寫：G.F. Handel 那用德文拼寫法 Handel 一字，現在很難得用牠了，我們現在就直接的稱呼他喬治·費狄克·亨德爾。

喬治生於一六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比巴哈年長二十六天，他的父親是個醫生，他的媽媽是這個醫生的第二個妻子，性情和平，溫柔，比他的父親年輕了多少歲。他父親是一個嚴厲的人，他好像是以鐵杖鞭策的方式，來管治他們的家庭，喬治在他作嬰兒的時候，就愛上了音樂，他頂喜歡能夠發出樂聲的玩具，這可真是一件奇事啊，他沒有承繼父親的性格，與嗜好，因為他父親全無音樂的興趣，而且是看不起音樂的，他認為音樂是一個高貴的人所輕視的，他要自己的兒子作一個律法師，因為這是高貴人頂

看得起的職業，他不准喬治上學，怕的是這兒子蘊有的音樂天才，被先生發現了。

當小喬治剛有五歲的時候，他父親的一個朋友很愛他，並且極同情這喜好音樂的孩子，所以暗地裏送給他一架很舊的小鋼琴，他父親亨德爾醫生並不知道這件事，這琴藏在樓上的一個小屋角裏，爲的是可以免除家中大人們的注意，在夜間全家大小都入睡的時候，小亨德爾偷偷的跑上了樓，練習起他的鋼琴來，這真是他一天裏最幸福的時候啊！他克服了一個一個曲調上的困難，但是可憐的他，不敢彈得稍大大聲一點，怕他父親聽見了，會怒責他，所以他的琴聲，只是丁丁作響，倒也覺得清脆可愛。他還得特別小心的，用一塊布，把鋼琴包上，我們看起來，是多麼麻煩的事啊！但是他的祕密，也不能持久，終於被他的父親知道了這回事。有一個晚上，他們發現了小亨德爾怎的不在家中，找遍了各處，也沒有他的蹤影，父親急了，只得拿着油燈，往沒有人住的樓上去找，他的母親也隨着幾個工人，要去尋這玩皮的小兒子，最後，看見小亨德爾安穩的坐在他心愛的鋼琴上，輕輕的撫摩着鋼琴鍵子，看他的神氣，好像把整個的世界忘掉了，專心一意在那裏學習，這裏沒有記載，他父親向他動怒沒有，但我們知道以後的日子，他能坦然無懼的，在白天練習彈琴了。

喬治七歲的時候，有一天老亨德爾醫生要去看他的大兒子，是喬治的同父異母的哥哥，他是沙市威孫弗公爵 Duke Saxe-Weissenfels 的一個侍役，小喬治要求與父親同行，他要到公爵所築的城堡去，因爲隨時聽見有人傳說那裏有美麗的音樂，父親不能答應喬治這不合理的請求，所以獨自走了，這孩子如飢如渴

的要想達到他的願望，就是步行，他也要趕去聽那裏的音樂，這是一段四十里的路程，對於如此幼年的孩童，真是一個可怕而又可敬的念頭，他已決計等父親上了馬車後，就緊跟在後面，這樣，以免找錯了路徑。然而這崎嶇而泥濘的路途，他的小腿走了不久，就不能勝任了，父親坐在車子裏面，是何等舒適，輕快啊！等他的精力消失完了的時候，再不能希望追隨馬車前行了，最後他只有大聲的喊那馬車停一下，這時候亨德爾醫生驚奇向窗外一望，果然是自己的兒子，父親氣極了，痛罵了這小玩皮一頓，當他看見孩子傷心喪志的面容，又不得不起了憐恤的心了，於是抱起小喬治，上了馬車，繼續着他們的旅程，至終達到了他內心的慾望。

他在公爵的城堡中，快活的玩了些日子，變成了他最好的一個假期；那裏的音樂家，對小喬治極其愛護關心，當他得了許可，去彈那禮拜堂最美的風琴時，他心中真快活極了，風琴師便站在他背後，教他何時應該停止，喬治彈着琴鍵時，從那大管子裏面，流溢了最美妙的音樂，風琴師驚奇着他的天才，所以一連幾次，都讓他來練習。更奇怪的事，有一次，在禮拜剛完的時候，琴師把這幼小的亨德爾，安坐在一個長凳上，叫他向大家彈琴啦！公爵都圍繞着他，要聽這奇特的孩子演奏，在他演奏完了的時候，公爵忽然驚訝的問道：「他究竟是誰的孩子，你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嗎？」他叫這琴師把孩子送到他那裏去，於是公爵輕輕的拍着小喬治的頭，讚美着他彈琴的技藝，公爵已經肯定了，將來總有一天亨德爾會成為世界享盛名的大音樂家的，並且更驚奇的，由琴師們談論，得知這孩子的父親，是不贊同他的兒子，學

習音樂的，公爵立刻就去召請了他的父親亨德爾醫生來，醫生到了這地方，公爵誠懇的勸導他道：「像你這樣一個高貴的醫師，是不應該阻止一個天才兒童的興趣，父親這時，也不願再加反對了，同意了他，應當讓這孩子去學習他所切心喜好的音樂。

從此喬治就開始了他音樂的生活，他的第一個先生是費狄克沙左 Friedrich Zachau 是哈列 Halle 禮拜堂的風琴師。喬治在他名下，學習了怎樣彈風琴，鋼琴及提琴，他又教喬治作曲，並且告訴他各國的音樂，及作曲家，對音樂的格調是怎樣各具不同的意見，這個聰明的孩子，很快的傾受了先生所教他的功課，他自己也開始寫作，為禮拜堂每週禮拜時所用的曲調，以後每逢着他先生缺席的時候，他就會在禮拜堂裏，代理了司樂的責任，那時他不過僅僅八歲。

他追隨了沙左先生學習音樂三年之久，亨德爾總是勤苦的工作，直到這個先生把他所有的知識完全教會了亨德爾之後，亨德爾不得不去找一個更高明的老師了。所以這孩子被送到柏林去，繼續他音樂的學習。當時有兩個出名的音樂家一個是意大利人亞諾斯提 Ariosti 另一個叫做布涅隆奇里 Buononcini 亞諾斯提很喜愛喬治，和氣的接待着他，又給他許多鼓勵，布涅隆奇里則不然，他妒嫉着這小孩子的天才，總想設法危害他的生活，有一天布涅隆奇里當着一位侯爵面前，假意的要試試喬治的技能，拿了一個最深的調子給他，那是布涅隆奇里自己所作的調子，這孩子一點不遲疑的拿起來就彈，並且一點也沒有弄錯，布涅隆奇里先生馬上改變了他的態度，從一個仇恨的眼光，變成和善的態度了，他已證實了這小孩子的天才，侯爵非常高興他，於是給了他一

個機會，住在宮庭裏，又允許送他到意大利去學習，這兩個提議都被喬治拒絕了，他很快的回到他原來哈列的地方，回到他原來那位沙左先生那裏，而且費狄克沙左也非常高興的歡迎着他至愛的小學生。

不久之後，老亨德爾醫生去世了，他的母親，這個可憐的寡婦僅得到少許遺下來的錢財，喬治這時決定要去找錢，維持自己的生活，於是他尋得哈列城堡禮拜堂的代理琴師的位置，過了幾年之後，他便正式的得到琴師這個位置，他的報酬是每年不過八金磅，另外有一所免費的住所，現在亨德爾已十七歲了，他渴望着一個更大的世界，他知道定要離開他生長的家鄉才行，於是向他親愛的母親告別了，一七〇三年二月，他開始到漢堡去尋找自己的命運。

那時漢堡歌劇院的樂隊，正需要一個提琴師，雖然這是一個很低的位置，喬治還是去應徵了，因為剛巧適合他的能力，但是一件奇怪的機會來了，有一天這個樂隊的指揮，因事缺席，而領導全體練習的鋼琴，竟沒有一個人敢去彈，這時喬治便毫不畏縮的前去坐上了那空着的琴凳上，指揮起來，因為別人發現他具有了這種特別的能力，就聘請他長久担任這個位置了。

這個年輕的音樂家現在在漢堡開始了一種非常忙碌的生活，他的時間完全利用在教書學習和作曲上了，他的聲名一天高過一天，他的學生一天多過一天，這時他的經濟能力，不僅能自給，而且能供給他的母親的費用，只要他能夠的話，就盡量的節省積蓄，他知道一個人要能產生真正藝術上的傑作，不僅是要生活足以自給，而且應當保持經濟的獨立。

亨德爾此時注意到歌劇方面的研究，一七〇五年一月，他最初的兩個歌劇亞爾米拉 *Almira* 與加士提女王 *Queen of Castile* 都在漢堡上演了，這些歌劇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所以給與他一個極大的勇氣同鼓勵，使他繼續寫一些其他的歌劇，雖然他寫了四十多個這類的東西，至今流傳的，不過幾首短歌罷了。

這幾年來，亨德爾熱切的要想去意大利，他等候了好久，想實現他心中蓄意已久的計劃，及至他到了意大利，他在佛羅林斯 *Florence* 留了些日子，他在此寫好了一歌劇，羅底歌 *Rodrigo* 並且在此上演了，博得了大家的稱讚，在威尼斯 *Venice* 上演了另一個名亞貴皮拉 *Agrippina* 的歌劇，得到更多熱烈的讚許，他又於一七〇九年到了羅馬，這是亨德爾第二次來到進城，他舊地重遊，使他非常高興，現在他更完成了第一個聖樂曲，名叫「復活」，*Resurrection* 而且也在此演了出來。

一七一〇年，亨德爾回到德國，有一個漢諾伐的選侯 *Electo of Hanover* 深深地敬慕他，並給了他樂隊指揮 *Kapellmeister* 的一個頂好的位置，有一千五百金幣的收入，又給他旅行的機會。亨德爾接受了這職務，他馬上決定要到他久欲去的英國一遊。他先回到故鄉哈列，短期住住，因此可看望久別了的母親，與他的老先生沙左，我們定可猜想這孩子多麼高興，當他遇見了舊日的朋友，從前的老師，生長的故土，親愛的母親，而他們當然加倍的歡喜興奮，因為亨德爾已是一個成功的青年音樂家了。

當亨德爾最後旅行到了倫敦，已是一七一〇年的十一月了，他在意大利已有了偉大的成功和聲名，所以一到倫敦，即被人尊仰。意大利歌劇，原已在英京流行，但是出演得很壞，非有亨德

爾這樣有名氣的天才，無法加以改正。他住在英國沒有多久的時間，即寫成了一個歌劇名叫仁大爾多 Rinaldo 在黑馬克的皇后劇院 Queen's Theatre, Haymarket 出演，雖然是在短短兩禮拜時間完成的，然而獲得了偉大的成功，一夜復一夜，院劇總是坐滿了愛好音樂的聽眾，這劇裏他寫了許多優美的歌曲如像 *Lascia* *Ca'io Pianga* 和 *Cara Sposa* 一直傳到現在，仍受着現代人的欣賞，整個的倫敦瘋狂似的歡迎着亨德爾的新歌劇，由他的新歌劇之成功，已樹立了他在英國的基礎，他自己對英國也已有很深的愛慕，雖然他仍回到漢諾伐去，就他的原職，他自己已感覺到倫敦才是他活動的園地。

在德國住了不久，他又想到英國去，但不得不應許他的主人，在一個相當的時間回來，這時倫敦城市，已展開了他一雙膀臂，熱烈的來歡迎着亨德爾的再臨，真有數不勝數的大人物，都愛戴着他了，柏林敦伯爵 Lord Burlington 請他到皮克辰立 Piccadilly 自己的家中去住，當時這地方還不過是茂林豐草的野原，伯爵唯一的目的，希望這個大音樂家臨到，就是要請亨德爾指揮這伯爵的家庭音樂會，亨德爾抽出他大半的休息的時間來作曲，他很熱心，也很用功，所以他的聲名有如流矢，飛也似的上升了。當烏得烈支和平會 Peace of Utrecht 成功後，在倫敦聖保羅大禮拜堂舉行感恩禮拜時，特請亨德爾作了讚美頌 *Te Deum* 同歡呼頌 *Jubilate* 兩個歌曲，安妮女皇也極欣賞亨德爾的音樂。為的慶祝這盛會，特地贈與他每年兩百鎊的獎金。

一七一四年，英國女皇去世了，由德國漢諾伐選侯 *Electo* *fo Hanover* 繼任，稱為喬治第一 King George I 這就是亨德爾

日舊的主人，因為上次亨德爾離開德國許久沒有回來，選侯非常生氣，現在選侯作了英王，未釋前怨，可是一個很巧妙的方法，便使他們仍歸於好了。有一天英王在泰晤士河上泛舟遊玩，在國王準備好了的一隻大艇上，裝飾得非常的美麗，並且特設了管弦樂團隊，掌璽大臣請了亨德爾寫曲子來慶祝這個盛會，他寫了幾個美麗的曲調，後來稱為水上歌曲 Water Music 由這船上傳出了的聲波與水波，調和一致，不期然的浸入了國王的心靈，國王大大的受感動，請他們重奏了一次，當他發現亨德爾本人在任指揮時，國王已把所有的舊怨忘却了，召請他與國王見面，非常感謝他，並賜與他兩百金鎊，又請他作皇太子的兩個公主的音樂教師，每年又有六百鎊的收入，亨德爾感覺到現在生活，雖非富有，然而他的經濟生活，可算能獨立了。

過了不久，亨德爾又被請作簡多士公爵 Duke of Chandos 禮拜堂的樂師，這時，他得在教堂的牧師住宅內居住，那是他主人在埃格威爾 Edgware 的一所大廈，現在這位作曲家幾乎用他整個的光陰，在禮拜堂風琴上或宗教音樂上，他完成了在英國所寫的第一個聖樂曲 Oratorio 名叫伊士特爾 Esther 這係聖樂曲在公爵的禮拜堂演出，這一次，他的主人送給，他二千金鎊。

他在簡多士公爵那裏寫了不少的鋼琴曲，其中有一些短歌及變奏曲，有一個最有名的叫和諧的鐵匠 The Harmonicus Blacksmith 據說，亨德爾經過艾格威爾村往牧師的住宅去，他在途中遇雨，他看見一個鐵匠的茅屋，請求進去躲雨，鐵匠允許了他，亨德爾進來時聽見鐵匠一面工作，一面唱歌，他鐵錘的聲音，便應和了音樂的節拍，我們的音樂家，這時也深深受了感動，回家後

，便用铁匠所唱的主調，寫成了極美麗的變奏曲，這故事到底是真是假，至今還是常常爲人們爭辯啊！

當亨德爾第一次去倫敦時，他鼓勵上演意大利格調的歌劇，後來因爲經費缺乏，劇院停辦，事後又有一批富有的資本家，重新組織了一個倫敦劇院，國王也出了不少的款項，亨德爾立刻被請爲作曲者，和歌劇團的管事，他又作了一個新的歌劇，當他歌劇快作完時，他必須離開英國，回到德國的德斯頓 Dresden 選幾個歌手，他順便旅行到哈勒，去看望一下，他看見了老年的母親，可是至愛的音樂老師，沙左 Zachau 先生已去世了。

一個新的歌劇拉達米士脫 Radamists 在一七二〇年完成了，在皇家音樂院 Royal Academy of Music 上演的，這一次成功，簡直不同尋常，但是亨德爾因爲自己的任性，引起了別人的妒嫉的心，使他擾擾不安，他的第一個老敵手布涅隆奇里（我們知道亨德爾才十一歲時，他們就構成了冤家）現在也到倫敦來尋找運氣，他們有一個計劃，要比賽比賽各人的歌劇，約定了三人合寫一個歌劇，亨德爾寫了其中的第三幕，布涅隆奇里寫了第二幕，另外一個音樂家寫了第一幕，當這個新工作完成了之後，這些評判，都宣佈了亨德爾所寫的第三幕，比布涅隆奇里所寫的第二幕好些，使得布涅隆奇里及其同謀者很不滿意，在他們之間，開始了一個劇烈的爭鬥，在每日的報紙上都能看見幾個小評，把他們爭執的事作了題材，但是過了幾時，亨德爾全不介意這無味的風波，仍安靜繼續專心進行他的工作。

一七二三年亨德爾要出演他的歌劇阿同 Ottono 有一個著名的女高音柯左尼夫人 Cuzzoni 被請來唱主要的部份，但是這個反

覆無常的婦人，直到預演的時候，還沒有到英國，這自然使作曲家動怒萬分，當她忽然來了的時候，她又拒絕照着亨德爾的歌曲唱，亨德爾的怒氣直沖上天了，於是拉她到窗子前面把她推起走，直到她降服了之後，因為她受到這樣大的恐嚇，這個歌手也不敢不唱了，——事後的結果，她所唱的一段歌曲，獲到了意外的成功。

亨德爾在皇家音樂院勤勞的作曲子，在起初的八年中，他至少作了十四個新歌劇，但是他的敵人沒有減少，整天要想毀壞他的名譽，劇院經費的昂貴，唱歌者的爭執，都是使他不勝其麻煩的，直到他們囊空金盡，這劇院的命運也走頭無路了。在這個危機的時景，加上了約翰格 John Gay 的乞丐歌劇 *Beggars Opera* 在一個對敵的劇院的上演，這歌劇是集合了各地方許多美麗的曲調作成的，但其中的詞句，真鄙俗不堪，配不上所用的美麗的曲調，不過一般羣衆，是喜惡無常的，他們愛上了這新的歌劇，這對於亨德爾可真不利了，並且引起了皇家音樂院大大的失敗，然而亨德爾並沒有灰心喪志，他決定以他自己的資金，使皇家音樂院得以繼續上演歌劇，他又到意大利去請新的歌手，中途先到了德國的哈勒去看他的母親，那時她正病了，一年後，便離開了人世，那時她恰好八歲十。

亨德爾繼續在倫敦奮鬥了幾年，他想把意大利格調的歌劇，引起倫敦人的興趣，他明知當時人音樂欣賞力很低，而且許多許多不如意的事情，阻止這可憐的音樂家。他的敵人，一天比一天的要多，到一七三七年，他幾乎完全失敗了，他的一萬金磅，不但用盡了，還欠下許多債，他整日的焦急着，他的健康也變壞了，可是他並沒有灰心，他休息了不久之後，仍回到倫敦，他要從

苦難中掙扎出來，他要再一次的向敵人戰爭，最後他察覺這失敗的原因，是意大利的歌劇，不能迎合英國人的口味，所以他放棄了舊日的一切，他要從事一種新的偉大的工作。

這時亨德爾已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他要轉變他的意志，到另一種事業上去，我們現在常常稱他爲聖樂曲之父 The Father of the Oratorio 可是他的聖樂曲，多半都是晚年所作的，他完成了二十八個之多，主要的有沙門參 Samson 以色列人在伊及 Israel in Egypt 耶弗他 Jephthe 掃羅 Saul 猶太馬加巴士 Judas Macabaeus，和他所有當中最偉大的，這便是那萬人皆知的彌賽亞曲 The Messiah 了。一七四一年亨德爾有了寫彌賽亞曲這個意念，直到這一年快完了，他被請到哀爾蘭 Ireland 去，要使那地的人知道他的歌曲，他才切實的進行，他在旅途中因風不順，必要在徹斯提 Chester 等一個時間，那時他帶了彌賽亞曲的樂譜，正當他在此地逗留的時候，他聚了一些該地聖樂團的孩子，亨德爾想要作一個最初的試驗，他選擇歌童唯一的條件，就是能否認識五線譜上的樂曲，若能認識，便可担任唱歌，他對每一個要唱的歌童，都問他這樣的一句話：「你一見樂譜，便能唱麼？」但其中選上的一個孩子當唱歌班一開始時，即唱不下去，使整個唱歌班，不得不停了下來，亨德爾氣極了，奪了他的樂譜，大叫起來：「你真是我們當中的小鬼，你不是說你見了樂譜就能唱麼？」這孩子很天真的回答道：「是的，先生，我能夠唱，但不會看上頭一眼，即唱得下去啊！」

亨德爾在都柏林 Dublin (哀爾蘭首的都) 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一七四二年四月十三日在當地音樂廳 Music Hall 裏正式把

彌賽亞曲演奏了出來，有兩個禮升堂的聖樂團，聯合起來，唱了這偉大壯麗的聖樂曲，亨德爾本人擔任了演奏這曲子的風琴師，在這第一次的出演會中，即收入四百英磅，以作慈善事業之用，緊接的就宣佈，不日即要第二次演奏這至美至善的彌賽亞曲，到那時，真不知有若干人，希望入場的機會。爲着能使有更多的人入座，不得不宣布，凡婦女入場，應當把所穿的大裙的鋼箍取下，（那時女子流行的裝束，即所着的裙，要用鋼箍撐開，顯得非常寬大），這樣可以多出一百多個座位。

哀爾蘭人真是幸運，因爲亨德爾在他們那裏住了將近一年之久，當地人對他非常和善，及至一七四三年三月廿三日彌賽亞曲在倫敦演奏，若干的人都渴望去聽這偉大曲子的演奏，英王自己就是聽衆之一，當彌賽亞曲唱至最後一個的哈利路亞大合唱曲 *Hallelujah Chorus* 時，它所給與每一個聽衆的美感，使任何人，都覺得內心充滿了壯烈興奮的情緒，及至唱到「我們的主，全能的上帝，*Lord God Omnipotent*」時，整個的屋子，都振動了，國王和全體聽衆，都肅然起立，直到合唱完畢時，方才坐下，這個習慣一直存留到如今，每逢演奏彌賽亞曲，唱到這動人的大合唱曲一段時，每一個在場的會衆都必得起立敬聽的。

亨德爾因了這次的成功，他又寫了不少的聖樂曲，但是再沒有可比彌賽亞曲更美的了。他所寫最後的一個聖樂曲名叫耶弗他 *Jephtha* 其中有一首美麗的讚名叫「使她飄蕩啊！天使」“*Waft her—Angels*” 當他剛作完這曲不久時，他的雙眼失明了，這對他是最大的不幸的打擊，使他再不能做他心愛的工作了，他現在已是六十八歲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經過了若干年的奮鬥，在狂風

暴雨似的生活，征服了他所有的敵人，雖然現在停止了他的工作，他的財產繼續在增加着，在他生命最後的六年之中，平靜而去開的過去了，到他死的時候，留下了一大筆遺產，約有兩萬英鎊之多。

亨德爾最後一次的出現於公共的場所，是一七五九年四月六日，在可溫花園 Covent Garden 表演他的彌賽亞曲的時候，而他死去的噩耗，也在同月的十四日（即八日之後）傳了出來。他死在倫敦，布努克街 Brook Street 一個已居住多年的老屋裏，他雖然同約翰·色巴士丁·巴哈同一年生，但比巴哈多活了十歲，他葬在英國的葬院西冥寺 Westminster Abby 這是他最適當的葬身之所，後來在他的墓旁豎立了一個美好的紀念碑。這作曲家的手稿，多半都保留在英王喬治第三的手中，而且這些名貴的東西，至今仍然珍藏在英國國王的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的音樂圖書館裏。

在這位音樂家的身體上及精神上，都可顯得出是個偉大的人物。有一個他的朋友描寫他的容貌說道：「他的臉面好似充滿了如火一般的朝氣，他的微笑，簡直就像從烏黑的雲中所透露出來的光芒，他很富於機警性同幽默感，他的那如閃電似的智慧，從他的面龐上透露出來，確非他人之所能及，我從來難得看見像他那樣光輝篤實的人」。

亨德爾喜歡談諧，也愛聽人說笑話，在他工作之外，有幾件事情對他很有興趣；他愛入劇院，也喜歡看畫展，他火氣很旺，他會因一點小事而怒氣沖天，當他指揮歌詠團時，決不容許有人談話，連低聲耳語，也是他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指揮他自己所作

的樂曲時，假如有人悄悄的出了一點聲氣，准會使你吃虧的，連國王這樣做了，他的怒氣也是不可遏止的，但是他爲人很慷慨，他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他捐了一大筆款項，成立了貧困音樂家救濟會 Society for Aiding Distressed Musicians。

克里士多弗·衛理巴德·格魯克 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

生於一七一四年七月二日

歿於一七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格魯克常被稱為歌劇的復興者，因為他所生的時代，正是歌劇衰微的時期，而格魯克並沒有與時代同流合污，反而把那些惡化了的東西，從深淵裏拯救了起來。當他年青的時候，那些作曲家祇會作一些希奇古怪的歌曲，為的是要迎合那一批歌者的需要，以滿足歌者的虛榮心，每每是作的一些淺薄無味的東西，而劇情的本身，簡直弄得可笑之至，由此可知當時的歌劇，是如何衰微的景象。

格魯克的願望，想要把音樂納入正軌，使音樂專以滿足高尚的藝術欣賞為目的，並且用音樂來增加詩歌的效力，使歌劇中的音樂，在詞句及佈景之外，能有助於更大的表情，而不致使劇中的動作和佈局受牽引。他平生的著作，只是專一在歌劇一種上，他所作的有些著名的歌劇，至今仍在上演，他作品的格調很簡單，而且具有了充沛的力量，足以引人入勝，更以優美精細，富於創作力，並蘊蓄着深厚的情感見長。

他正像其他許多天才兒童，後未雖成為大音樂家；但在他的童年時代，是充滿了窮乏，並被人忽視。一七一四年七月二日是他的誕生的日子，他的生地是一個名外登王 Weidenwang 的小鎮，在波希米亞 Bohemia 的邊界上，父母的家境非常窮困，雖然這孩子很早就表現出來了他音樂的天才，但他父母沒有能力，使他受到音樂的教育，所可幸的，他能在學校裏領受一點音樂的

基本常識，如學習認識音譜，及音階的練習，是一般學校在音樂課中不應學習的知識。

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對於這孩子有深厚的同情與愛護，可是父親死時，這孩子還很幼稚，以致他在幼時，缺乏成人對他的愛護及注意，直到後來，他祇好力求自立之道。他具有堅忍不拔的意志，有求成功的決心，而且又有特別的才能，這是構成格魯克之所以成功的要素，他從這幼小的時候，就開始自己學習大提琴，他對這些樂器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而他唯一的教師，便是一本陳舊的指導書，因為有了堅強的毅力，邁過常人難以耐過的一切困難，沒有練習多久，他彈琴的能力，已足夠去參加一個旅行的音樂隊了。

這羣音樂家，從布拉格 Prague 旅行到維也納 Vienna。維也納是一個富落豪華，充滿了快活的空氣，而為愛好玩笑者所喜好的都市，在這地的人，對於音樂都有很高的鑑賞力，而且會鼓勵這類藝術的發展。格魯克非常的音樂天才，孤獨的狀況，窮困的情形，在這裏都同時被人發現了，引起了一些慷慨人的同情，不但給了他一個居住的地方，和所需的物質上的享受，更給與他學習音樂的機會。這個青年人，真有說不出的感謝心，他絲毫沒有妄費別人的好意，小心翼翼的利用這一切的機會，他整整化了兩年工夫，在音樂的學習上努力。

格魯克常常渴望着到意大利去，一七三八年果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來了，滿足了他的慾望。他離開維也納的時候，已經廿四歲了，他向維也納的許多朋友告別，往意大利的米蘭 Milan 城去完成他的音樂學習，到了意大利之後，很快就得着一個非常好的

機會，他遇見了帕德銳·馬爾底哩 Padre Martini 是一個很有名的音樂理論家，格魯克馬上做了他的學生，受他的引導，馬爾底哩非常小心的教了格魯克四年，這樣完善的教育，直可使格魯克成爲一個歌劇的作曲家了。

格魯克在這個長期的勤苦學習中，他開始寫了一個歌劇名叫亞爾他設爾設士 Artaxerxes 被米蘭的一個劇院採用了，在一七四一年初次的上演中便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隨着就有威尼斯 Venice 的一個歌劇院的經理，也約定了格魯克作一個新的歌劇，他們同意的結果，克理特木理士他 Clytemnesta 這歌劇便產生了，在這第二個著作，更得到了熱烈的歡迎，因此鼓勵了他再寫第三個歌劇帝默脫 Demetrio 這個歌劇也大得一般人的稱讚。

格魯克又被吐音 Turin 幾處的邀請，此後的兩年中，他祇得把時間分配在兩個地方，就是米蘭同吐音兩個城市，爲了滿足聽衆的欣賞，格魯克寫了六個新的歌劇，從此他的聲名就滿佈在意大利的各地，並且越過了境界，傳到其他的國家去了，所以各地方的人士，都要向他徵求新的歌劇，特別是英國的米德爾塞士勳爵 Lord Middlesex 的切望，要這位年青的作曲家到倫敦去一過，並且要在赫馬爾克提皇家音樂院上演一些他所作的歌劇，格魯克接受了米德爾塞士勳爵的請求，在一七四五年，他告別了心愛的意大利，要去見識一個新的地方英格蘭 England。

可是非常不幸，那正是蘇格蘭叛變的時期，把倫敦的人民真擾得惶惶不安，歌劇院這時已閉門了，大家對於音樂也不大注意了，米德爾塞士勳爵聽見這個大的作曲家因爲他的邀請，旅行了這麼長的路程，來到英國，他決不願意失掉了這個良好的機會，

所以請求這劇院重新的組織起來，結果他的意見被接收了。

格魯克的歌劇，*巨星之墜落*，*Za Caduta de' Giganti* 上演了，這是他想改變英國歌劇格調的初次的一個嘗試，結果是大大的失敗了。雖然如此，格魯克同樣的再寫了第二個歌劇亞爾他門 *Altamene* 他所獲得的，仍然是一些冷眼和輕視。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人們，正對着政治及有關政治的一切問題留意，音樂和其他藝術，在一般人的心思上，佔不了什麼地位了。又加以亨德爾 *Handel* 在英國鬧得正紅，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好像要向他表示敬意，而亨德爾本人呢，當然會與一個同時代的藝術家發生嫉妒心的。

這一連串的不幸的事都碰在格魯克的頭上了，然而他並沒有因此灰心，他仍舊在英國作自己的研究，不過他所產生出來的作品，從來也沒有上演過，最後他回到他舊日的地方維也納，又在一七五四年，到了羅馬，他的一些東西上演了，其中安提公 *Antigone* 也是一個，這些新式的歌劇，反而被意大利人接收，非常欣賞。現在他又旅行到了弗羅林斯 *Florence* 在那裏認識了一位詩人冉里若，達·卡沙比吉 *Raniero da Calzabigi* 他們互相敬重，同心協力，要想改變意大利歌劇的風格。

格魯克又到維也納去了，在那裏繼續寫他的新作品，一七六四年的時候，他作成了一個歌劇名阿非阿 *Orfeo* 這是一個新歌劇的模範，這時人們從心裏接受了他的作品，又熱烈的愛戴着他，阿非阿這歌劇一連重演了二十八次，在當時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在這歌劇中的一位演員瓜達格里 *Guadagni*（一位音樂家生於 1725 年歿於 1799 年）由於他們唱歌和動作爲這歌劇增色不少，

使這歌劇成爲音樂界最受人歡迎的，風行一時的作品，在帕爾瑪 Parma 巴黎、倫敦受着一般人的好尚。

現在我們的作曲家，已到五十歲的老年時期，除掉了阿非阿 Orfeo 這歌劇外，其他偉大的成功的作品還沒有寫作啦！他這時的作品，如亞爾色士特 Alceste 及脫脫得的伊非耶里 Iphigenie en Tauride 完全呈現了純潔的滋味，這是他所發展的新風格，亞爾色士特是他改良後的第二個產物，爲了要給詩歌一個更顯著的地位，其中的音樂，都非常簡樸，這歌劇中的詞句，是卡沙比吉 Calzabigi 寫的，一七六七年曾在維也納上演。

亞爾色士特 Alceste 比阿非阿 Orfeo 更爲簡單，更爲高尚，但仍然不合批評家的胃口，我們這失望的作曲家對於批評家的意見作了這樣的一個聲明：「這些迂腐的學究，批評家，與一般無知的觀衆，對於藝術的發展構成了最大的阻力，他們隨便的由亞耳色士特非正式的預演，就對這歌劇的好壞，下了斷語，但是不高明的指揮，同不適當的演出，實在應負責任，那些吹毛求疵的聽者，覺得歌劇中的歌，有些部份強烈得大難聽了，有些部份，他們又說柔弱得太不動人了，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強烈的表情與和軟的聲音，是必需參雜而互相對照着的，一般人就跟着批評者隨聲附和說，這種音樂是粗俗而狂放的作品，確非正當的評論」。

格魯克的歌劇雖然受了批評家不正常的指謫，他的亞爾色士特，確大大的增加了他的名譽。這時候巴黎人很希望見見這一位改革意大利歌劇的音樂家，法國皇家學院 French Academie Royale 請他到巴黎去，可以開始他新歌劇的演出，杜若列

Du Rollet 先生是住在維也納的法國詩人，答應爲格魯克作新歌劇的歌詞，並向他保證，準可以在法國獲得大大的成功，他應用了銳前的阿利德的伊非耶里 Racine's Iphigenie en Autide 改編成了歌劇，並催促這位新由教皇封爲爵士的格魯克走向這繁華的巴黎去。

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他總是勤勞的工作，他花了一年的工夫，完成了伊非耶里 Iphigenie 這歌劇，他又專心學習法文，但這些愚昧粗心的管絃樂隊，給與他的麻煩，比學語言的麻煩更多，在管絃樂隊中的人員，不大贊同外國音樂家的。格魯克非常傷心，只有他舊日的學生，那美麗的瑪麗安端尼 Marie Antoinette 作了他的保護人，鼓勵他，而且支持他，使他得了安慰，瑪麗安端尼是一七七四年作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經過了許多的困難與推延，他的新歌劇伊非耶里終於在一七七四年的八月十九日在巴黎上演了，這是一次大大的成功，美麗的王后，表示了他的贊許，於是整個劇院的聽衆，都一齊喝采。那位嬌艷的蘇斐亞·亞鹿德女士 Sophie Arnould 是位有名的角色，當她出演了這劇主要的部份時，我們的作曲家，也稱心滿意了，還有拉銳法 Larrivie 出演劇中的亞加墨隆 Agamemnon 也唱得非常出色，法國人興高采烈，他們齊聲的讚揚着格魯克的偉大，他們說：「他好像是復興了古希臘音樂的一位使者，他是整個歐洲唯一能表明音樂意味的音樂家。」王后瑪麗安端尼這樣也寫信告訴他的姐姐：「在十九日的那天，第一次出演格魯克的歌劇伊非耶里 Iphigenie 這真是一次光榮的勝利，我整個的被迷戀住了，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況味，舉世的人，似乎都想着這歌劇

的演出，這時的格魯克，可真是心滿意足了。」

次年，即一七七五年，格魯克把亞爾賽士特 *Alceste* 改編了，爲的是要適合法國的劇場，這歌劇又得到了一陣熱烈的讚美，劇院場場客滿，沒有一個空的位子，一次復一次的歡呼着：「我們的作曲家，他是人類中最偉大的一個歌劇編著者啊！」但是格魯克在宮庭內有一位敵手，是有名的杜巴麗夫人 *Madame du Barry* 是法王路易十五所寵愛的人，杜巴麗夫人希望有她的特別愛好的作曲家，正如王后瑪麗安瑞尼有她自己愛好的作曲家，（即格魯克）一樣，杜巴麗夫人的本鄉是意大利，所以對於這位奧地利人格魯克表示敵意，她聽人們對於格魯克的稱頌得太久了，而一般人對亞爾色士特一劇，喝采的聲音，覺得聽厭了，所以想重新把意大利的歌劇在宮庭內高舉起來，她向意大利的大使，請求了一位意大利的作曲家，比奇里 *Piccinni* 來到巴黎。

比奇里加速的趕到了法國的都城，杜巴麗夫人堅決的要打倒格魯克，她組織了一個意大利團體，他們第一個目的，就是要在大歌劇院 *Grand Opera* 與經理商洽，演出比奇里的新歌劇，然而這劇院早已應許了公演格魯克的東西，這樣的改變，劇院的經理，失了信用，不得不使一般愛好音樂，愛好正義的人士，大大的反抗，爭執起來，結果是一場劇烈的鬥爭，甚至當時嚴重的政治上的問題，因這事的發生，已不爲人所注意了，巴黎的報紙也分成了兩個對立的陣容，一些是擁護着這一邊的，另一些擁護那一邊的，然而他們兩個作曲家，在報紙上都遭遇到同樣的攻擊，而且又有傳單，小詩和各種諷刺的言論，對雙方都加以打擊。

當這一場論戰正在進行的時候，格魯克離開了法蘭西，到德

國去了，比奇里來到了巴黎主要的目的，是爲着若果他停止了與格魯克鬥爭的話，就可領到一筆大款子，然而那些領得這奇怪的鬥爭的人，他們不肯放手罷休，更要重新的向格魯克挑戰，這次爭執的情況，真是發展到嚴重的地步，連一個人要去進咖啡店，旅館，和劇院的時候，都非得先回答這個問題：「你到底是屬於格魯克黨呢？或是比奇里黨呢？」因爲格魯克那時候不在巴黎，於是謠言四起，他們說：「格魯克是因畏懼批評而逃走了，他的精力已用盡了，再不能寫出一個歌調來了，他也不可能對於法國再有貢獻了。」

這些流行着全無根據的謠言，從每一個人的口，傳了出去，直到一天晚上，傳到亞爾牧師 Abbe Arnaud 的耳中，因爲他是格魯克最熱烈的贊助者，他向着一批貴族人士宣佈道：「我們的僑士格魯克已經帶了他的阿郎多 Orlando 同亞爾米德 Armide 兩個歌劇的稿子來到了法國。」接着又有一位對那意大利作曲家比奇里辯護的說道：「比奇里也在寫一本阿郎多歌劇」亞爾牧師非常幽默的，又開口說道：「那太好了，我們已有了偉大的阿郎多歌劇，現在又來了一個小型的阿郎多作陪襯了。」

格魯克真的帶着他完成了的亞爾米德 Armide 回到了巴黎，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又在大劇院公演了，起初的聽衆很多，他沒有得到什麼大的成功，但不多幾時，這劇情超然的魔力，已握住千萬人的心靈，初次演的一天晚上，許多人批評說：「這個劇太鬧雜了」，然而我們作曲家，他覺得他用盡了他一切的精神，在亞爾米德 Armide 一歌劇上，他在這劇裏所用的美妙的音樂，當永垂不朽，他又說到：「假如在預演時，還不弄好的話

，他決不再拿出來公演，還是收藏起來，以供他自己欣賞爲妙。他寫信告訴了一個朋友，說道：「我把我尚存着的一點心力，都用在編著亞爾米德這歌劇上了，我自己認爲我寧可把我的事業隨着這本歌劇而終了。」亞爾米德這劇，格魯克爲了讚美瑪麗安端尼王后 Marie Antoinette 之美麗而作，而這命運不佳的王后，（以後她上了斷頭台）對這劇的成功，非常關心，格魯克常常告訴她之所以寫這劇，完全是依照王后的心情而作的。

蘭寶公主 Princess de Lamball 寫信告訴她的朋友說道：「亞爾米德這劇真是大大的成功了，然而沒有人對這劇的讚美比得上這劇的作者自己讚美着它的高雅與美麗，他對自己這作品，有深切的愛好，自己已爲之傾倒，他曾告訴王后道：法蘭西的精神，貫注在他的心靈裏，引動了他的創作力，而且他一見到皇后的美麗，便激起了他心中的思想的湧現，使他的作曲，正如皇后那樣的高貴，有如安琪兒似的她，已描述在他音樂的意境裏了。

亞爾米德一次比一次演得更成功了，但對那些支持着這兩個作曲家鬥爭的人們，更是火上加油，挑動了他們的戰線。比奇里也完成了他的新東西，在劇台上同時受着歡迎，這次竟遇過了格魯克的亞爾米德，那當然使得那些擁護格魯克的同黨，大爲擔心，他們要請皇后，告訴格魯克；再多寫一個新的歌劇來壓倒他的敵人。

歌劇院改換了經理，這位新來的人，想了一個好方法，叫這兩個作曲家，在同樣一個題目，即是脫說德的伊非耶里 Iphigenie en Tauride 這計劃又引起這對立的兩邊的支持者之間的騷動，

他們每邊都要求自己的作曲家所作的曲，先上演，結果，經理應許了比奇里的劇本先預演，格魯克竟馬上完成他的歌劇，交與經理了，比奇里非常生氣地，很快的也作成了他的歌劇，那知道就在這幾日裏，劇院因得王后的命令，先演出格魯克的劇，這真是一件痛快的事，一七七五年五月八日正式公演了，這劇引起了一個不可預想的大成功，連比奇里也被這作品魔住了，他再不想出演自己所作的東西了，但經理堅持要演他這第二個伊非那里 Iphigenie 第一天上演，只不過有少數人的讚美聲，第二次上演，更成了一種悲喜劇，因為女主角，吃醉了酒，下在監裏兩天，後來又叫她上了舞台，但他還唱得不錯，所以結果又引起了一場惡戰，直到格魯克死了，比奇里退隱了之後，這場風波，才告平息。

一七八〇年九月格魯克又作了一個歌劇回聲與水仙 Echo et Narcisse 這一個歌劇之完成，也真完結了他一生勤苦的生活了，因為一個很老的人是不願意再寫舞台上抒情的詩了，他已將近七十歲，還是回到維也納去，渡過他晚年的歲月，他可以快快活活，安靜下來，看看他早生奮鬥所結出來的果子，這時他很夠富足了，身邊有了三萬金磅，國王同王子，非常尊敬他，因為他給他們帶來很令人快活的音樂。

一七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衆人的崇敬愛戴之下，與世長辭了，但是他那些美麗的傳情的音樂，是他留給我們永遠紀念的精神遺產，當我們看到他的歌劇得着適當演出的時候，就正如像那音樂的天神邁克爾 Michael of Music (指格魯克) 再臨，以他美妙的聲調，傳達他的情意了。

約瑟夫·海頓 Josef Haydn

生於一七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歿於一八〇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約瑟夫·海頓的幼年時代，正像其他許多音樂家一樣，遭受了貧窮與困苦，然而因為能勤勉與奮鬥，終能克服一切困難，達到了備受尊榮的地位。

距維也納 Vienna 之南約四十里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小小的村莊名羅奧 Rohrau 是在乃他河 River Leitha 畔的一段低濕地方，一直要走到這個村莊的盡頭，那裏會建有一個矮小的茅屋，茅屋的隔壁，是一個賣輪車的商店，前面有一塊青草地，這車店的主人，居住在茅屋裏，而又在車輪店子內工作，他的名字叫做馬塞亞斯海頓 Mathias Haydn 他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除了他每天的工作之外，到了星期日，他還得去上山的小禮拜堂，担負教堂執事員的責任。

馬塞亞斯·海頓酷愛音樂，而且他的妻子，也同他一樣有濃厚的音樂趣味，每逢星期日傍晚的時候，他就拿起自己的豎琴 Harp 來奏樂，他會在妻子同兒女唱着歌曲同讚美詩的時候，作一個伴奏的琴師，可是他所學的音樂，都是他自己學會了的，沒有任何先生教過他。約瑟夫這個小男孩子，總是坐在父親的旁邊，非常注意的看他爸爸彈琴，有些時候，他便拿起兩根木棍子，假裝在拉小提琴的樣兒，因為他看見這村莊裏的先生，在這個樂器上，弄出過美好的聲音來。當他與其他孩子同唱讚美詩的時候

，他的聲音特別顯出一種異切而甜蜜的意味。

小約瑟夫的生日，是一七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他的媽媽私心切望他將來要作一個牧師，但是他的父親，早已看見這孩子對着每星期日的音樂晚會，很感興趣，所以夢想着約瑟夫將來會作一個音樂家——或者會作一個樂隊的指揮，因為他自己已嘗試了不能滿足他學習藝術的慾望的痛苦，所以他決定了，只要經濟許可的話，無論在任何情形下，都得幫助他的小兒子去學習音樂。

約瑟夫六歲的時候，父親的一個遠親名叫約翰胡南克 Johann Mathias Frankl 來看望海頓的家庭，他是杏寶 Hainburg 學堂的一位教師，杏寶是一個小城，距海頓的家有十五里路遠，正當在這一個晚間的小音樂會裏，這位親戚看見約瑟夫幻想的拉奏了小提琴的樣兒，又發現他甜蜜可愛的歌聲，這些都表現了這孩子具有一種頂好的音覺及音樂家的天才，最後這客人向海頓的父親說道：「假如你能讓我把他帶走，我定可好好的教他，我看他是有很大的前途的」。

父母十分同意這事，約瑟夫聽見他能夠去學習他心靈中早已充滿了的那美妙的音樂，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啊！因為這是他蓄意已久的慾望，於是他毫不遲疑的跟隨了胡南克 Frankl 現在海頓叫他「表兄」，並快樂的期望着學習音樂，因他童年的夢想，也快要得實現了。

這年青的歌手，看見了一個新的廣大的世界，但他並沒有認為這是一個永遠美麗的世界，因為胡南克是一個嚴厲的教師，他的妻子待約瑟夫非常疏忽，從不關心到他衣服的整潔，與起居的安適，他需要作許多艱難困苦的事，因為他不單要學習唱歌，更

要練習彈各樣的樂器，此外還要讀普通兒童所學習的功課。

不久之後，因為他的衣服不整潔，引起了那些文雅子弟的輕視，給了他許多的苦痛，他知道目前的情形不能夠持久了，所以盡量的利用他已有的機會、他所受音樂的訓練，很快的就有了大的長進，而且在學校的工作做完了之後，又能有一個舒適的解放的時候去聽教堂的風琴和唱歌，這是對他一件快意的事情。後來他們容許約瑟夫去參加這教堂的聖樂團，這個機會使他歡喜的不得，因為他可在禮拜堂裏唱着那美妙的歌曲了。在這個小小的歌手的腦子裏隨時浮現着要到維也納去的願望，因為他知道在那裏，可以聽見世界美好的音樂，——他夢想着要聽的音樂——但是維也納是那麼遙遠的地方，因為自己破爛的衣服，又會被旁人輕視，他私心夢想，他這一生，究竟能否有到那神秘的音樂之都維也納，那偉大的城市去的希望啊？

有一早晨，胡南克先生忽然告訴這孩子說：「杏寶城裏要舉辦一個遊行大會，為的是追悼城中的一個著名人物。他們正需要一個打鼓的人，所以我介紹你去，充當這一角」。並且他告訴了這孩子，進行曲最好的敲法，約瑟夫很快的領略到了敲鼓的方法。約瑟夫在樂隊之中，在許多人之中，打着一個有節拍的小鼓時，他的先生不能不贊許他技藝的純熟，海頓所打的那個小鼓，至今還在杏寶的禮拜堂中保留着。

海頓在杏寶城讀書，在第二學年快完了的時候，有一個對這小音樂家非常的機會來了。維也納聖司提反教堂 聖樂指揮魯特 Reutter 先生到杏寶拜訪他的朋友，即是這裏教堂的牧師，他偶爾提到他要尋找幾個好的歌手，這牧師毫不遲疑的告訴魯特先生

：「我至少可以爲你找一個好的歌手，他是胡南克教授的學生，他有一副天生的美麗的音喉。」於是立刻去叫約瑟夫，很快的由他的先生胡南克領到牧師這裏來了。

魯特先生高興的把小小的約瑟夫抱在膝上，就這樣問：「我可愛的小朋友，你能夠跳舞麼？」這幼小的歌手，很天真的回答道：「我不能夠跳舞，我的先生還是不會跳。」

魯特大笑起來了，因爲他聽見這孩子直率的答覆，後來告訴了他怎樣學習跳舞，約瑟夫試了不幾次，便全盤的學會了，使得這位教他的先生，非常滿意，魯特先生又拿了彌撒曲的一部份來測驗他，對於這孩子的知識技能，非常滿意，決意把這小約瑟夫帶到維也納聖司提反教堂的聖樂學校去學習，這孩子聽了這消息以後，他的心跳躍起來了，維也納這個夢想要去的都市，難道真的也能夠去嗎？他簡直不能相信有這樣好的命運，若果此時他能夠知道將來會遭受的折磨的話，也許不會這麼切心的要去啊！不過在一個年齡將近八歲的孩子夢想中，所想的，總是一些美麗快活的事情啊。

自從他到了維也納，進了聖司提反教堂的聖樂學堂，便非常勤苦的學習，他的進步如飛馬似的加快奔跑，這時他有個新而奇特的願望，他要製寫音樂曲子了。但他還沒有絲毫關於作曲的知識，怎樣能夠去寫曲子呢？可是他有了辦法，他積起碎片的五線譜，就在譜上塗寫一些音調，學校的指揮先生並沒有給他一絲毫的鼓勵，有一天他的先生見了他拿着鉛筆同一些紙片，好像忙得很的樣兒，先生問他在做甚麼？他回答道：「我在製寫一個十二部交互唱的 *Salve Regina* 合唱曲，先生對他很驚異，然而既沒

有幫助他，也沒有指正他，只是對他說道：「你還是先試試兩部合聲好了，後來却很溫和的對他講了：「假如你已能作曲了，寫一些變奏的經文歌，與晚頌曲，為崇拜堂用。是很好的。」

約瑟夫把他整個的精神，灌注在學習作曲的原理上，魯特同其他的先生都沒有絲毫的幫助他，由於他自己非常刻苦，把錢一文一文的積蓄起來，然後在舊書店裏買兩本渴望得着的書，這些書是他非常喜好的東西，一本名叫Fux's Gradus ad Parnassum是講製曲及對位法的書，另一本是馬德遜的完全的指揮者Matheson's Complete Conductor 因為有了這兩本書，約瑟夫很高興的，凡除了學校聖樂團的工作外，幾乎一分一秒都在研究熟讀這些書，他仍然像其他的男孩子喜歡遊戲，不過在愛好音樂同玩耍當中，當然音樂是佔據了首要的地位，他切望着能精習音樂的藝術，在一天的廿四小時中，他常常對音樂下了十六到十八小時的工夫。

小約瑟夫所願得從事他喜好音樂的工作上，快樂總是圍繞了他的心靈，那樣的環境，年復一年的在維也納度過了，現在已是一個十五歲的兒童，他很希望能把他年幼的弟弟邁克爾Michaels接到這聖樂學校來讀書，也忙碌的計劃着怎樣幫助弟弟勝過最初的困難，又告訴他一些快活新奇的事，然而他從未想到這就是引起他自己未來若干憂愁窮苦的起點，邁克爾具有一副純正的童聲，他一開口唱的時候，會使這大教堂廣闊的空間之中。充滿了宏亮的聲音，約瑟夫的雖不及他弟弟了，他的聲音變壞了，所以有些主要的獨唱曲，都讓給這位新來的歌手邁克爾了，一個特別的紀念日子唱歌班唱了很複雜的樂歌，他弟弟竟在那交互唱的合唱

曲中，擔任了獨唱的一角，這一角，素來是由約瑟夫擔任的，現在弟弟已代替了他的位置，並得到國王同王后的讚美，送給他二十個都克 ducats 金幣，這在哥哥的自尊心上，是一件可怕的創傷。

可憐的約瑟夫，他已明白自己的位置，被他弟弟代替了，這弟弟是他不久之前熱烈地歡迎起來的，自然這也不能怪誰人，這是一件難以避免的事，不過他弟弟邁克爾優美的歌喉，並非使約瑟夫遭受失敗挫折的唯一理由，他之所以不能繼續在聖司提反教堂工作，而且被聖樂團斥退，是因為孩子們的嬉戲所致，他的另一個禮拜堂唱歌班的同學，剛好坐在他位子前面，這孩子有着一雙美好的長辮，我們的約瑟夫沒有分別事之輕重，靜悄悄的拿起一把新的剪刀，活活的把他的長辮剪了下來，由這一個可怕的玩笑，所受的處分，便是被開除了他的學籍。

約瑟夫受了這種打擊，使他氣憤得頭暈，他簡直不相信，他應遭遇這樣的不幸，受這樣大的處分，他再不能在這一種快活而忙碌的環境裏過生活了。更不能見他弟弟邁克爾，又失掉了舒適的住所，且不能再在他心愛的大教堂裏唱歌了，甚至他找不着一個棲身之所，他被革除後，怎樣生活呢？他茫然一無所知，他很痛苦的過了幾天，後來上天似乎要眷顧他了，在一個凄風苦雨的夜裏，獨自兒停了狂街頭，後來，來了一個青年人，好像認識約瑟夫的樣兒，因為他常常看見這孩子在禮拜堂出入的，今晚看見他時，臉面灰白，不同尋常，臉上的表情，使路上的這位青年受了感動，便問他道：「你現在住在那裏！」約瑟夫這樣回答道：「沒有地方住，我正餓得很呢？」這位富於同情的人，成了他困

難中的幫助者，他的名字叫胡南茲·施班格拉兒 Franz Spangler 他拍了一拍約瑟夫的肩膀說道：「我們不能停在雨天裏呀！你知道我家沒有美好的房子住，但至少你可以在我破爛的地方居留一夜，我們再看以後怎樣辦，好嗎？」

施班格拉兒住在一個屋頂上房間裏，雖然不好，然而有一爐盛旺的火，和那燒熱了的牛奶麵包，這對於一個餓饑孩子的要求，的確也滿足了。後來疲倦極了，他不知不覺的倒在地板上，那將要熄滅的火爐，便陪伴他，入了睡鄉。

次日早晨，這世界好像對於約瑟夫顯示了一點兒光明，他決意不要去惹邁克爾弟弟，他要以他的音樂技能，養活自己，但以後到底要作些什麼呢？他可並不知道，然而他要為生活而奮鬥，決不自甘屈服，施班格拉兒深深的為這孩子的遭遇惋惜，允許他仍住在他的屋角裏，直等到他找到工作的日子，約瑟夫自然感激的領受了。他希望他能快快的找尋一個謀生的工作，但是經過了幾個月困苦的日子，他想找幾個學生來學琴，一點也沒有結果，身上穿得很單薄，又正當在十七歲的時候，生長力強，胃口很大，好像他就沒有飽餐過一頓，然而他堅忍的奮鬥，等待着春天來臨，好把他帶到一個成功的路途上去。

暖和的春陽，果然來了，然而並未帶着使海頓就業的消息，他在那嚴酷的寒冬中，僅僅靠他自己站在冰天雪地上，在街頭唱歌，引起了一些慈善家的惻隱心，拋給他幾個小錢來渡日，這孩子雖然遭受了這樣的不幸，但在他確有誠篤的信仰，總相信上天不會遺棄他的，無論情況怎樣，他急切的需要，總有滿足的機會。

最後，他的運氣逐漸好了，由於他收費的低廉，得到了幾個學生，到他這裏來學習鋼琴，又有一些跳舞會中，請他去奏提琴，此外還有一些初學的作曲家，付了很少的費，要求他指正所作的曲，雖然這些收入是微乎其微的，但希望與幸福，已經在面向他招手了。有一天，他的運氣特別好，有一位富有的音樂愛好者，聽見了這位街頭音樂家——海頓——在他房子下面奏琴，自己受了感動，竟拿出了五十個佛羅林 Florins（約值五金鎊）借與這位窮困的音樂家，並應許他，無論他用多久，都不取分毫利息，等他有力付還時，才償還這數。

這筆款對於海頓確是一筆資產，他離了斯班克拉兒這位朋友的家，自己租了一個小樓屋頂，這個新的房子，沒有火爐，然而冬天又快要來到了，這間屋子很黑，即在正午，陽光也很少能透入，然而他在此非常快活，因為有一架破舊的琴陪伴着他，雖然那琴已是很壞了的，但很得意的，就是他還有伊曼紐爾巴哈 Emmanuel Bach 的開首六個奏鳴曲（胡拉大）Sonata 供他練習。

在海頓所住的三樓上，住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詩人美塔斯塔西俄 Metastasio 他們兩個人互相認識了，由於這番友誼的結果，這位詩人介紹了他的一位得意門生馬尼安馬提列茲 Marianne Martinez 同尼可樂包包拉 Niccola Porpora 一位很負盛名的聲樂和作曲的教師。

在這個時候，有一條幸福的新路，為海頓開了。維也納有一種風俗，凡在貴族門口奏小夜曲的窮困音樂家，可得到裏面的富人施捨幾個佛羅林以作酬謝，胡里克斯克茲 Felix Kurz 是在

維也納重要歌劇院的經理，他最近與一個很漂亮的女子結婚了，海頓打聽這個消息，便約起兩個伙伴，拿了他們的樂器，去為這一對新婚夫婦奏樂，剛巧他們正開始演奏的時候，裏邊的門開了，克茲穿着睡衣，着上拖鞋，出來問道：「這是誰們的音樂呀？」海頓馬上回答說：「是我作的」「真的嗎？你們好不好請上樓休息一下。」這三個青年人得到劇院經理的邀請，當然覺得非常榮幸，大步的走進屋去，過了一會，他們又遇見了新婚的夫人，她招待他們得很殷勤，請他們吃精美的點心，好像接待一些貴賓似的。當他們分別的時候，克茲告訴海頓說：「明天再來見我，因為我有一件工作，要請你做。」

第二天海頓去了，克茲說道：「我要找一個人作一個喜劇的音樂，名叫兩根棍上的魔鬼 The Devil on two Sticks 因為他已將這劇的歌詞作好了，他問海頓怎樣用音樂來描述「海」的樣子，因有一部分歌詞，是述及海的，海頓簡直不能回答了，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見過海。這經理說道：「海洋對於我自己，還是一樣陌生的東西，於是他拿起手來，上下的擺動，作一動姿式，表示海浪的洶湧，他說道：「這就是海的景象了。」海頓在琴上試彈了許多次，他不知道海浪究竟怎麼樣，可以表示，他差不多失望了，然而在失望當中，忽然妙想天開，在鋼琴演奏出一連串的音符來，從兩旁彈到琴的中部，迅速的把所有的音符都彈了出來，「好啊，好啊，這就是海！」經理大聲的叫道，他狂喜的抱着海頓，慶賀他的成功。

兩根棍上的魔鬼這歌劇，所有的都好好的完成了，後來他們要把他上演，但沒有得到什麼大的成功，不過我們的作曲家，並

不因此而不高興，因為他僅是初次的嘗試。

海頓認識了包包拉之後，由此引起一個很好的結果，因為這個歌手發現了海頓是一個靈巧的鋼琴家，就叫他做了自己的伴奏師，海頓決不考慮，高興萬分的答應了。他正切望着要從包包拉這位大師多求得一點音樂知識，老包包拉起初總是粗野專斷的對待這個音樂家，比僕人還不如，結果由於海頓溫和忍耐的態度，軟化了包包拉，也樂於回答他的問題，並指正他所作的曲子。最好的事，是因他的原故，而使海頓能接近在他那裏學習音樂的一位貴族人士。由於彼此的認識，當那貴族的家庭請包包拉一同到曼里多福浴場 Baths of Mannersdorf 去作幾個月休息時，他們也特別請了海頓同去，以便作包包拉的伴奏。

在曼里多弗，海頓遇見了幾個出色的音樂家，他們對於他，都極有禮貌，又很和氣，並且對他做的樂曲，很感興趣，這些曲子，都得在此地演奏，這位貴族非常佩服這位青年作曲家偉大的志向與天才，每月又送他三百磅金幣的數目。海頓接收了這筆款子，第一件事，就是去買一套漂亮適身的黑色服裝，以便與貴族人士往還。

好運氣一直沒有離開他，這時候他回到了維也納，接收了更多的學生，他已有能力去租一所較為舒適的住宅了，同時他所收學生的費也提高了。吐恩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Thun 是一個有錢而且愛好音樂的人，她請了我們這位青年音樂家來見她，因為她會聽海頓彈奏胡拿大，技藝的高妙，把他整個的心靈都迷住了，因為她表示了很關心的態度，便請海頓告訴了一些早生奮鬥的經驗，吐恩夫人聽了之後，情不自禁的流下同情淚來了，她答應作

他的學生和朋友，決心支持他，後來海頓離開了他，心裏充滿了愉快和感謝。

海頓的一些樂曲，已被維也納的各音樂場所接收了，他的前途，是日趨光明了。有一位富足音樂的愛好者，要求海頓作一個四部的弦樂合奏曲，這事成功了之後，他繼續的作了許多四重奏，這位引薦了他作曲的人，在一七五九年，又介紹他去做了摩爾森伯爵 Count Morzin 的音樂指揮，他是一個有錢的波希米亞人，自己有一個小型的私人樂隊，海頓就在同年裏寫成了第一個交響樂曲。

當他經濟情形比較好的時候，他買了所有關於音樂理論的書籍，他深深的研究這些書。他已克服了 Gradus 這本書所有的困難，我們當知道這是他從前作孩子時所買的一本音樂書，因為這個原故，海頓的音樂工作是獨立的，沒有受其他音樂家的影響，他現在已二十六歲了，他的聲名也日漸增高了。

現在他另外有一場心事，影響了這作家的生活，他有兩個學習鋼琴的學生，是位製造假髮的克列爾 Keller 先生的女兒，他很快的對於那位較年幼的女兒，發生了戀愛，但由於自己的窮困，不敢向她顯露心中的真情，直到現在，他的經濟情況漸趨繁榮，海頓勇敢的要向這個女孩子求婚，他真失望萬分，因為他所愛的姑娘，已決定進入修道院去，不再結婚了，這位假髮師，也非常失望，但是他一心要他的長女，和這位音樂家結婚，她比海頓原來所愛上的妹妹年長三歲，溫柔的海頓，不能拒絕這種環境的壓迫，勉強的同意了這事，但是很快的，他發現這個妻子馬麗安尼克列爾 Maria Anne Keller 原來是一個可怕的悍婦，她從沒有

關心到他丈夫的藝術，整天只知道怎樣化錢，如何浪費，在這期間裏，我們的作曲家，沒有了快活的心境，全由於他妻子所給他的煩惱，幸而海頓不久得了一個逃避家庭的機會，那位支持他所人摩爾森伯爵 Count Morzin 因經濟不好，他要減少一部份他所有的音樂機構，結果他的樂隊和指揮，一併取銷了。這消息，傳到了匈牙利 Hungary 王子保羅·安東埃斯特哈齊 Paul Anton Esterhazy 的耳裏，他決心請海頓到他自己鄉間別墅愛孫斯他提 Eisenstadt 那地方作他的助理音樂指揮，王子要挽留他原來的音樂指揮韋爾列耳 Werner 是因為他在王宮服務很久了，不能即刻把他辭去，但他明白海頓的能力非常優美，決定要他完全負責這個管弦樂隊，以及其他有關音樂的安排。

海頓這時滿足了他最高的希望，心境非常快活，他從來沒有夢想到能有像愛孫斯他提王宮 Palace of Eisenstadt 那樣華麗的地方，那裏偉大的建築，與那麼多的僕人，還有佈置得非常雅緻的公園，其中又有美麗的噴水池，清澈的湖水，奇花異木，應有盡有，簡直可以說是一個神仙的境界，海頓很明白在他前面工作，不是容易的，但在有這樣好的環境裏，他準可慢慢的克服所有的困難——最好的是這裏得以免避他那可怕的妻子的麻煩，他從來沒有想到要與她那樣的女人結婚的。

海頓在這裏住了一年後，保羅安東王子死了，繼位的是他一個弟弟尼哥拉斯 Nikolaus 這個新王子，增加了海頓的薪俸，及至那位老的音樂指揮死去了後，海頓便正式替代他的位置，這樣的位置，是海頓父親多年前對他的期望和夢想，如今真的實現了，他是如何的高興啊。他的媽媽已經去世了，但父親還在，有一

次曾來到了愛孫斯提王宮，見到了他的兒子約瑟夫所處的高貴的環境，他的弟弟邁克爾這時候也作了塞爾茲堡 Salzburg 管弦樂隊的合奏長，有一次也來到了王宮，他們很快活的住了幾天。

尼哥拉斯王子在埃斯特哈齊 Esterhazy 有一個行宮，是他夏季避暑的地方，宮殿的建築，比愛孫斯他特更華麗，此地的音樂組織，也比在愛孫斯他特更為美妙。王子對於他夏天的生活，是感到非常有趣的，但秋天來臨的時候，又不得不回到愛孫斯他特，他每每延緩回去的時間，海頓決定在音樂裏給他一個暗示，於是他在最後的一次演奏會上，他製寫了告別交響樂 Farwell Symphony 當一件件的樂器奏完了，他們的各部演奏手，便俯俯的吹熄了他們的蠟燭，離開了會場，直到最後，僅剩下第一位提琴師，獨自在那裏演奏，後來連他也吹熄了火燭走了，海頓是這樂劇的指揮，也緊隨在後面，準備離開了會場，王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把這整個的佈置，看作有趣的玩笑，於是宣佈命令，結束行宮，回到愛孫斯他特去了。

一七九〇年，海頓喪失了他的主人尼哥拉斯王子。這位音樂家對於這王子，是非常忠實的，但皇宮還是保留了他的位置，每年又有一千個弗羅林 Florins 約二百金磅的收入，繼位的是安頓王子 Prince Anton 他對音樂是全無趣味，於是海頓回到維也納去了，從前他有幾次機會，要他到倫敦去，但始終沒有實現，這時候他所留戀的那王子已經死了，有何理由再不到倫敦去遊一趟呢？有一天，一個陌生人來看海頓，這位客人自己介紹說：「我的名字是沙羅門 Solomon，從倫敦來的，請你立刻到那兒去，我們明天就起身好了。」他們從法國的加列 Calais 渡海，走向英國

的多弗爾 Dover 這是第一次看見了海，回想他作孩子的時候，從未見海，却要以音調來描述海的況味，是多麼有趣啊。

倫敦熱烈的歡迎着海頓，因為他的聲名，早就傳到了那地方，他的音樂，對他們是早已熟習的，第一個音樂會，是一七九〇年三月十七日在漢羅威廣場 Hanover Square 的一個廳子裏舉行的，得到了大大的成功，這使他連續的開了若干次音樂會，但在最後一次。是五月十六日，所有一切收入，都是歸他自己的，這一次的演奏，得了大大的喝采，使得海頓收入了三百五十金磅，他在倫敦第一次聽見了彌賽亞曲，到了哈利路亞大合唱 Hallelujah Chorus，他看見每一個聽衆都肅然的站了起來，海頓流出了他激動的眼淚，大叫道：「他真是我們萬世的師表！」同年的七月，他得到了牛津大學的音樂博士學位，為慶祝他接受這學位，舉行了三次的音樂會。而演奏員特別是從倫敦選出來的。

一七九四年海頓又來到英國，他得到了更高的名譽，他的交響樂曲，佔據了倫敦音樂會的節目，他們尊敬他為「時代之獅」（指負時譽的人），他常常去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在國王皇后的面前演奏，他們懇求海頓長久的留在英國，因為他們太喜歡他的音樂了。

海頓這時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但是為我們現在最稱道的創世曲 Creation 還沒有開始啦。當他在倫敦，沙羅門 Solomon 即邀請他到英國的那人，給他一首詩，是米爾頓 Milton 的樂園的失喪 Paradise Lost 這詩是多年前寫成，希望亨德爾能寫成聖樂曲，海頓決意想來嘗試，把這詩寫成一個聖樂曲，當他進行寫作這聖樂曲時，他對這工作具有熱愛及敬虔祈禱的態度，這偉大的

樂曲完成之後，一七九九年三月十九日在維也納上演，對於聽衆真充滿深刻的印象。

海頓立刻又開始寫第二個聖樂曲，依據湯姆生的四季詩 Thomson's Seasons 他希望這是空前的一個傑作，可是他的健康漸次變壞了他常常的對朋友說：「四季曲應是我畫龍點睛之作。

海頓已被人人稱爲器樂之父了，他所有的曲調，是最美好的東西，他說：「一個曲子的美在乎他的神韻，神韻是最不易產生的，能製作一個美麗的曲調，卽是天才。」海頓在作曲時，總喜歡在一個舒適的情景下進行，覺得與宇宙互相調和似的。根據一本書名叫心的工作店 The Workshop of the Mind 上說：「亨德爾要在鄉村教堂的墓園裏，才覺得是他作曲最適宜的地方，但海頓就要穿起最漂亮的衣服，小心的帶上假髮，還要將費狄克二世 Frederick II 所贈他的戒指，帶在他的手上，才能作曲，不然他連一個音符也寫不出來了。」

這位德高望重的作曲家，受舉世的尊敬與愛慕，而且得享高年，及至一八〇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海頓與世長辭了，這時候維也納正爲法軍所佔領，所以只舉行了簡單的葬禮，但又在 一八二〇年埃斯忒哈齊 Esterhazy 王子，把這作曲家的屍體，改葬在愛森斯他提 Eisenstadt 的教區禮拜堂內，並立了一個墓碑，刻有拉丁文，指出他墳墓之所在。

華夫干·莫扎爾特 Wolfgang Amadeus Chrystosom Mozart

生於一七五六年一月十七日

歿於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在一個冬季的黃昏時候，那正是一七五九年的十二月裏，黑夜快要籠罩了整個古老的薩爾斯堡城 Salzburg，在這城的高崗之處，有一所大的古堡，圍繞這古堡的城垛，好像捉住了夕陽所射出來最後的一點餘輝，而下面城裏狹小的街道，已完全呈顯了一片漆黑。

一所堅固的屋子，聳立在一條要道上，這條路，叫「基提銳德格斯」Gretrede gasse，從這屋三樓的窗子，透射出了明亮的燈光，屋裏邊所有的佈置，都好像爲着一件特別的事情樣的，在那個大的房間，有三個窗口，可以望街，裏面收拾得整潔無比，銅蠟台閃耀出金光，屋裏陳有一個桃花心木的桌子，與幾樣簡單的東西，都擦得透亮，因爲今天是莫扎爾特父親的生日，這小小的家庭，正在舉行一個慶祝會。

莫扎爾特的媽媽，整天都爲着要整理屋子，忙得非常，她有一個七歲的女兒，名叫南娜 Nannerl，也盡量的在幫忙，而小華夫干，只有三歲，很喜歡像姐姐同媽媽一樣的忙得有趣，但是他這種幫忙，簡直成了一種累贅，因之略受到了大人的斥責，他們也不能真的向這個小頑皮動怒，他穿上了他的新衣服去翻筋斗，並用粉筆畫些不成樣式的圖畫，在那些新擦了的椅子上，他們並未罵他，他並非有意頑皮，無非心中高興與家人同樂，他有一副溫柔可愛的心腸，那是很難得受大人責罵的。

這是父親的生日，也許是他家們家中最重要的日子，灶上燒烤的東西，快要烤熟了，爐子上一大塊好的蛋糕，已烤得透黃了。

當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全家的人，都一一向這位一家之長的納波德莫札爾特 Leopold Mozart，拜壽了，小兒子華夫干爬上了一個踏足凳，他的節目是背一首詩來祝賀，當他背完了之後，一點不動的站了一會，後來拿出他的小手，靠着爸爸，於是納波德抱起他的兒子，放在膝上，他便緊緊的抱着爸爸的頸項，華夫干悄悄的說道：「親愛的爸爸我真愛你，除了上帝之外，我最愛的，就是我的爸爸。」

納波德·莫札爾特是一個音樂家，他是薩爾斯堡大主教樂隊的副指揮，在這個生日的晚上，兩位宮庭的音樂家，也來慶賀納波德的誕辰，並舉杯向他們共同敬仰的藝術的女神「母希佳」Musica致敬。

這時納波德低頭向着他兩個小寶貝說道：「我切願我的一點音樂的知識和藝術的愛好，能傳給我這兩個親愛的孩子啊！」

爲甚麼不可以呢，母親反過來問了：「你不是很久就想教蘭娜學琴了嗎？」從今夜始，不就好麼！

「對啊爸爸」蘭娜失聲的說道：「你今天就教我彈鋼琴我決定要非常用功的練習」。

好極了，爸爸高興的說了，「你們知道我是怎樣感謝你們今夜對我表示的愛的，現在我們立刻就開始學琴好嗎？」

小華夫干喊道：我也要學琴啊！一雙小眼，定睛的望着爸爸，存着很大要學琴的希望，每一個在場的人都發笑了，爸爸輕輕

的告訴這孩子：「等你再長高幾寸才能夠摸得到琴鍵，那時我就教你哈」。

納波德開始教蘭娜的第一課了，這個小孩是非常敏銳而忍耐的學習，好像要捉住初學的每一個觀念，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小小的華夫干，他也計劃着靠近姐姐的手臂聽講，蠟燭的光輝，射在幼孩的黃髮上，他的眼睛，從沒有離開蘭娜的指尖，當她很遲疑的在換那些白黑琴鍵的時候，她小弟弟聰敏的耳朵，已明白了她要怎樣彈那些鍵子了。

等到這個女孩子退位了之後，華夫干便溜到她坐的地方，一雙小手，把父親教姐姐的那些東西，重覆的練習起來了，他去摸索那些不同的音程，慢慢的試出那些正確的音調，那小臉上便浮現了快樂的光輝，他只花費了很少的時間，便能夠把他父親為那七歲的姐姐所教的一切學會了。

他的父母聽見了；這奇怪的孩子，所彈奏的，非常驚異，快樂得眼淚也流出來了，從此他們相信華夫干可與蘭娜姐姐同上琴課了。——能夠教他們兩個小寶貝，是多麼高興的事啊！

在那一天的晚上，真給與了他們的家庭很大的快樂，蘭娜充滿了高興，因為她能夠練習鋼琴了。華夫干（他們又叫他星光 Starbeam）正在夢想他如何創作美麗的音樂，他們的父母更是喜出望外，感謝着天父，給與了他們的幸福，有了這樣可愛的孩子。

從此以後，二位孩子的音樂課程，是真正的開始了，兩個孩子都有非常好的進步，瑪利安 Marianne 蘭娜真正的名字；——不多幾時，便彈得很好了；而華夫干呢；似乎是不用學習，因為

音樂在他的心裏是本能的自然表現，父親常常做些慢舞曲，叫姐姐練習，小弟弟只需半小時的工夫，就能彈會一切。他才五歲的時候，就作了好幾個樂曲，樂章都是完整的。一直傳到了今天，那些樂曲無論格調與形式都是很完備的。

有一天納波德莫扎爾特請了宮庭中的號手夏其理先生 Schachtner 來家聚餐，當他們剛走進屋子時，便看見小華夫干在父親的書桌上寫什麼東西。

「你在作什麼呀？我的乖乖！」父親看見他滿手染着墨水，後來又看見他所寫的紙上，也全是些墨水團。

「啊，爸爸！我在寫一個鋼琴的朔拿大曲 Sonata，現在還沒有寫完呢。」他懇切的回答他的父親。

「沒有關係，你讓我們看一下，好嗎？我曉得你作的是很好的東西，」父親高興的要看見兒子所寫的。

他們兩人把那張紙拿了起來，看見紙上全是些塗污了的藍墨水，其中的音符，都難得看見了，因為這個孩子把他的鋼筆每次都浸入墨水瓶底去沾水，也不管他乾了，就拿起來，當然會得到這樣的結果，但這個對他並不覺得什麼麻煩，他看見滴下來的墨水，就用手把他抹了，這樣又可以繼續他的寫作。

這兩個宮庭的音樂家，最初看見了這位天才兒童的寫作也不免大笑起來，但過了一會兒，父親大聲的叫道；「你看，我親愛的夏其理先生，你看他是如何的正確有次序啊！所有的節拍，都是合於規則的，可是難演奏得很，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彈吧！」

「啊，爸爸。那是一個朔拿大曲呀，」小莫扎爾特這樣的申明了，「要彈牠，總得先練習練習，這是一個必經之路。」

他跳上了鋼琴，就彈起來，雖然他那一隻小手，對於困難的部份，也彈不下去，但已可看得出他是頗懂音調的了。

這兩位客人呆立着驚異得說不出話了，他們確已證實小莫扎爾特的天才，他的父親立刻抱起他的兒子，向他接吻，大聲的叫道，我的小寶寶華夫干，你將來一定會成為大音樂家啊！

華夫干不單以學習鋼琴為滿足了，他要求父親允許他拉提琴，他開始學習不久，有一個晚上，他父親同夏其理先生，溫池先生 Wentzl 等音樂家要開一次六個三重奏的演奏會，曲子是溫池先生作的，莫扎爾特向父親說道：我也來參加你們的會，擔任第二提琴好嗎，」這當然用不着說，是被拒絕了，但是他們答應他坐在夏其理先生的旁邊，裝作拉提琴的樣兒，可是不準發出絲毫的聲音。

這個音樂會開始了，沒有好久，他們發現這孩子所拉的第二提琴，是完全正確的，於是那琴師驚異的停了弓，叫華夫干他代理他的位置，此後這六個調子的第二提琴，都是被他擔任了。由於他的成功，所給與了他的鼓勵，他更想試一下第一提琴了。他們答應他的請求，覺得這個小孩真是可笑，他毫不畏懼，又拿起了小提琴把許多個三重奏從頭至尾彈了一遍，當然免不了一些小錯誤，但是這個初學提琴的表演，其成就無疑的使他們驚異，過了三年之後，他在音樂上的造詣，已有驚人的進步。莫扎爾特有着了這不可思議的大進步，他的名聲再不限於在他的本城了。他的父親納波德除了宮庭領一點薪金外，沒有其他的進款，所以他決定利用孩子們的特殊天才，以增加家庭的收入，以使他們受更好的音樂教育，而且又可借此以補助家庭的需用，華夫干這

時候已滿了六歲，瑪利已十一歲了，這位父親決意把他們帶到較遠的城市去作公開的演奏，以表他們的天才，第一次的音樂會是在一七六二年二月舉行的，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在同年的九月裏，他們就出發到維也納去了。

他們在林茲 Linz 舉行了一個音樂會，可以說每一個聽衆都非常高興他們的表演，又從這裏繼續的向前旅行，到了伊比斯大修道院 Monastery of Ips，計劃在那兒留宿一夜，他們是乘船來到此地，在美麗的多腦河中，航行一日，順流而下，來到伊比斯的修道院，古老的灰色建築，是被高牆圍着的，他們一到此地，莫扎爾特父親，就把他帶到禮拜堂去看大風琴。

華夫干見了風琴的大管子，鍵盤，腳踏，便爲之驚異，他要求父親解釋其中的原理，後來他的父親把風箱灌滿了氣，這孩子便拉開了風琴櫃子，站在腳踏上，大胆的彈起來了，好像他已具有得有很多經驗似的，院中的修道士趕快跑到教堂去，看見是一個小孩兒在彈琴，大爲吃驚，彼此希奇的說，那般小的孩子，竟能彈這麼美麗的音樂嗎？他們都靜靜的聽了許久，直到這個孩子發覺了有人在旁聽他，才趕急從琴台上爬下來了。

他們由此繼續前行到維也納去，華夫干是在旅途中最爲活躍，他很切心的要想知道，他所聽見的每一樣事物的名字，問他們的來源，到了海關的時候，他拿起了小提琴，就在那裏演奏起來，於是那些海關檢查員就輕易的讓他們過去了。

當他們到了維也納的時候，莫扎爾特的父親已發現他兒子的聲名，早已傳播到了這個地方。他們在到「循步容宮」Palace of Schondrumn 之前，熱情的歡迎，早已在等着他們了，國王胡郎

芝·約瑟夫，Franz Josef 聽了他的演奏，大為心動，對這小孩立刻表示他寵愛之意，稱呼他叫「小神童」他叫華夫干認一個很難的調子，只能用一個手指去彈琴，後來又試驗他用一塊布蓋住鋼琴，叫這神童去彈，——小華干彈得與從前一樣好，沒有一絲毫的錯誤，所以整個的聽眾，都熱烈的向他喝采，這孩子高興萬分，因國王和王后待他這樣慈愛，他用着孩子天真的態度，爬在皇后膝上，與他接吻，正好像對自己的媽媽一樣，他又給公主安瑞尼 Princess Marie Antoinette 表示好感，她是一個非常美麗而與他同年的女孩，曲卷的烏絲，碧藍的小眼，滿臉的笑容，真像一位小天使，很快的他們兩位小孩，成了非常親熱的朋友了。

整個的皇宮都喜愛這孩子，他成了維也納社會中的偶像，各方面都向他贈送禮物，他的父親和親弟三人，每一個人都得到一個國王的鑽石戒子，薩娜姐姐又有了一件白絲裙子，華夫干也得到一套紫色的衣服，他們為他畫了一張穿着這套衣服的像片，直到現在還是好好地保留着的。

次年莫扎爾特的父親，帶起他和姐姐走了一次長途旅行，他們的目的是要到巴黎去，凡經過的大城，他們都停了下來，開音樂演奏會，做們第一次在胡爾克浮提 Frankfort，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因之繼着又表演了三次，報紙上這樣的記載了：「小莫扎爾特聽着音樂時，無論距發音地或遠或近，都能辨出所發的音調，所代表的音符，無論是單音或合音，無論是鋼琴或其他樂器，或是鈴子，玻璃，時鐘所發的聲音，他都可說得出這聲音所表的音符。」他父親為要得到更大的歡迎，引起人對這孩子更多的注意，他用一塊布蓋上鋼琴，叫孩子仍然能摩着琴鍵彈出各種曲調。

他們一家人留在巴黎有五個月之久，當他們外出時，必然會得到衆人的狂歡與喝采，這孩子更被允許在凡爾賽宮彈琴，這是多麼榮幸的事啊，一七六四年的四月，他們離開了巴黎，旅行到倫敦去。

到了英國，納波德第一個關心的事，便想得到宮庭宴的邀請，因喬治三世同他的皇后，都是音樂的愛好者，過了不久，他們真的被請進了皇宮，國王對華夫干發出了極大的興趣，叫他彈一些巴哈和亨德爾的非常難的樂曲，這孩子又爲皇后伴奏了一個歌，選擇了亨德爾一首調子的最低音，改編成更美好的歌曲，國王非常高興的請莫扎爾特爲他們彈風琴，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榮譽。

六月四日國王的生日，要舉辦一個大會慶祝，所以各個鄉鎮的人士，來到倫敦參加的很多，這日子到了以後，他們更爲莫扎爾特一家在六月五日舉行了一個大的公開演奏會，正當那一天會場裏充滿了羣衆，此次他們得到一百零五個金鎊的收入，那些幫忙的人都是自願來的，不受報酬，他們這種善意的表示，使得莫扎爾特的父親感激萬分。

過了不久，父親病了，這個小小的家庭要遷居到徹爾西 Chelsea 去，在這個安靜的環境有新鮮的空氣，是很好的養病地方，後來不久，他們一家又被皇室來邀請到宮裏去，華夫干表演的技巧過人，他們又彈了一些華夫干自己所作的二人合奏曲，又得着大衆的喝采，因爲當時那種格式的音樂，是一種新的創作。

一七六五年七月他們離開倫敦要到荷蘭去。後來又第二次到了巴黎，那些人士比從前更加倍的歡迎他們，他們又到其他的大城，去開演奏會，經了這一次的長途旅行，終於一七六六年的十

一月回到他們的老家薩爾斯堡。

以後的兩年，納波德莫扎爾特同他的孩子們又上維也納去了兩次，但這沒有什麼值得詳述的事情，他現在決意要把華夫干帶到意大利去，因為當時的音樂教育，若不在那個地方去學習的話，都算不得完全，於是在一七六九年的十一月，父親同兒子開始走向富於陽光的南方法，他們的心裏，充滿了愉快和希望。

這次旅行所經過的地方，都使得這個心境愉快的孩子高興非常，他看見那些農夫在葡萄園裏歡喜的跳舞，又看見那美麗的蔚藍色的湖水，間或又聽見農人們在田野工作時的歌唱，他由城市中狹小的街道，得見教堂中的僧侶那股富麗華貴的生活而為之驚異，但最使他注意的，要算是由那大教堂中所傳出的動人而宏壯的音樂聲音了。

這位青年音樂家到了意大利，有着許許多多要作的事，對於一個年輕十三歲的孩子，確是難以勝任的。除了開音樂會而外，他還得解答許多音樂教授對這神童音樂才能的測驗，可是他的名譽，因之不斷的增長，尤其是他在意大利旅行得愈遠，便有更多的人要想聽這神奇的天才的演奏。

到了諾威都 Roveredo，這裏宣佈了他要在此地的聖多馬教堂 St. Thomas Church 彈風琴，來聽他演奏的羣衆太多了，以致他無法走到風琴台去；這些羣衆，就是聽完了他的演奏，也不願分散，大家都想對這位小小風琴家，得一瞻風采。到了味羅拉 Verona，又得着很大的成功，有一次出演交響樂曲，有一個著名的畫家為他畫像，到了米蘭 Milan，這城的一些重要音樂家，用着很難的考試，要測驗他的能力，然而所有的問題，他都能高興

的答覆，使那些聽衆十分驚異，因為他們太不能相信一個孩子能有這樣的絕頂的天才。

及至到了波羅拉城 Bologna，他的聲名與衆人的歡迎到達了最高峯了。這裏是著名的帕底馬耳丁尼 Padre Martini 的家鄉，他是一個年高的聖樂作曲者，是意大利人最敬愛最崇拜的一位樂曲家，但是這位老音樂家馬耳丁尼已有許多年從沒有去參加過音樂會了。及至莫扎爾特在巴拉味其理伯爵 Count Pallavicini 的大廳演奏時，大衆見了這位老音樂家，也來聽這小音樂家的演奏，莫不爲之驚異。華夫干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集會，特別用心演奏，馬耳丁尼聽了這音樂會之後，大爲心動，立刻請這孩子隨時到他家中去玩，莫扎爾特又作一些追覆曲，同前奏曲，這孩子很容易的完成了這些曲子，使得這老音樂家對他作曲的精到，非常稱羨。

莫扎爾特的聲譽滿佈了意大利，他又繼續他的旅行，到羅馬去，在佛羅林斯城 Florence，他在大公爵納波德 Archduke Leopold 那裏舉行了一個音樂會，獲得了絕大的成功，又圓滿的解答了那宮庭的音樂指揮對他所提出的許多疑難的問題。

他們到了羅馬，正趕上了耶穌受難節，那裏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會，所以他們很快的參雜在羣衆當中，到莊嚴偉大的聖彼得教堂，去參加這個神聖的典禮，禮拜完了之後，他們參觀這大，拜堂所收藏的寶物，又到了西士丁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去在那裏見了著名的壁畫，就是米克爾安吉羅 Michelangelo 的最後的審判 Last Judgment，同時在那裏要出演亞萊格里 Allegri 的祈禱樂曲，Miserere 小莫扎爾特在最後的一段旅程中，是充滿

了希望，要想得到機會來聽這偉大的祈禱曲，他的父親告訴他這祈禱樂曲，是何等的美好，祇許在瑞士丁禮拜堂演奏，而且不許任何人抄錄出去。裏邊的歌手，也不能到外面去演奏此曲。小莫扎爾特聽了這些話當然很希望能聽到這偉大的樂曲。

真的，我們確不能想像，再有比唱這個祈禱樂曲更美麗更動人的東西了。在唱這樂曲之先，要舉行莊嚴的禮拜，他們稱這個莊嚴的聖樂，叫作黑禱 Tenebre，就是黑暗的意思，當那六隻高的蠟燭點在祭台上，輝耀的燭光，一一的被吹熄之後，連那最後的一隻，也把他放在聖台的背面了，於是整個的屋子，黑得什麼也看不見，祈禱樂曲的聲音，便優揚的傳達到每一個人的耳中了。起初是一個單音的奠樂，一會兒全場又靜了下來，這種安靜，使每一個聽衆，連呼吸都不敢出聲，怕的是打破了這寂靜的空氣。最後發出了一種沉重悲哀的聲音，好像一個受了創傷的靈魂，在哀號啊！後來歌聲又慢慢的加強了，那種驚心動魄的音樂，已使整個的建築都震動了。

這個青年音樂家與他的父親，都深深的受了感動，他們沉默的回到家裏，一句話也不說。當他們上床睡覺的時候，這孩子輾轉反的則不能合眼，他的思想與心靈都被這奇異的樂聲佔有了，於是爬了起來，跳下床，拿起他的鋼筆同樂譜，殷勤的工作了一夜，第二天晨早。父親看見這孩子睡的那樣的熟，他美麗的小頭，放在兩隻手上，舒適的正在作甜蜜的夢，而在他桌子上，整潔的擺着，亞萊格里的祈禱樂曲的抄稿，全部都是由他默記而抄出來的。

第二天正是耶穌受難節，這聖樂又第二次的演奏了，我們這

位十四歲的天才兒童，剛在前一晚上聽了第一次後即完成了把這大曲子默記抄寫的工作，現在又來參加西士丁禮拜堂的祈禱會，他把他抄寫的稿子放在他的帽子裏面，他聽了第二次以後；發現他抄寫的有一兩個應修改的地方，在我們看來，當然已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了。

這一種駭人的工作，使得這青年的音樂家在羅馬得到快意的歡迎，曾被約請到了許多大人物家中去，在這裏住了一些日子，他們父子都有稱心快意的事情。

他們離開羅馬，到了拉布勒士城 Naples，小莫扎爾特在一羣聰敏的聽衆中表演，他們萬分的驚奇他的能力，他們狡辯着，這孩子的技術，是由於他手上戒子的魔力，他們大聲的叫道；他還是一個小魔術家啊！這引起了莫扎爾特的微笑，他立刻取下了戒子，再彈，比以前彈得更美麗。因此引起了更熱烈的喝采，拉布勒士城中的人，對這小音樂家愛護備至，又送他一駕車子，便於出遊，當他們的車走過一些主要街道時，都有人把他們的活動詳細的記載下來，他父親穿着褐色的服裝，領與袖是淺藍色的，小莫扎爾特穿的一件蘋果綠的服裝，有朱紅色的領與袖，并配上幾顆銀白色的衣扣，他們在街上閒遊時，顯出來是很漂亮出色的人物。

莫扎爾特父子在意大利的旅行，真是暢快，當他們回到羅馬時，教皇便正式封贈了小莫扎爾特的爵位，而稱爲 Chevalier de Mozart；到了波羅拉 Bologna，又被當地的音樂院歡迎作會員，入會的測驗，需要他作一個四重唱的樂曲，他們把莫扎爾特關在一個屋子裏，直等他完成了這工作時，姑許他出來，那知半

點鐘過後，莫扎爾特要求開門，因為他已經作好這可使那些監考員驚奇不已的作品。

這兩位遊行的音樂家，又到了米蘭，那裏要莫扎爾特作一個歌劇，以這樣年輕的音樂家，擔任寫歌劇的工作，確是一個重大的測驗，他自己也知道這工作的繁重，他特別寫信告訴媽媽同姐姐，要為他的成功祈禱，過了三個月，他完成了這個困難的使命，他寫好了一個歌劇，名叫米垂得提 Mitridate 在一七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演了，這是最值得快活的日子，因為他的成功是他們沒有想到的，米垂得提這歌劇一連演了二十次，聽衆常是擁擠滿堂的，因為得了這樣好的結果，他又被選為音樂院的院士，又特約他寫一個戲劇式的夜曲 Serenata 為的是慶祝國王即將舉行的婚禮，夜曲出演時，又得到一陣狂烈的歡呼，表示他大大的成功了，這是因為皇太后自己請他作的，她也異常高興，除了給與莫扎爾特應得的報酬外，更送了他一隻金錶，背面有以鑽石所鑲皇太后的肖像，這的確是一個有價值的寶物。

勝利的光輝，不斷的向這天才兒童照耀，使他們父子在整個的旅途中愉快，然而美景不常，幸福難以久持，失望的陰影，不久就臨到他身上了。這由於人與人間的嫉妒和陰謀所引起，那些本可以幫助他成功的人，反對之嫉恨，淡漠。而且不承認他的天才。

當他們很快趕回到本鄉薩爾斯堡的時候，他們的最好的朋友，及保護他們的大主教，已經去世了。繼位的大主教，全不關心藝術，他根本看不起從事藝術工作的人。他決心不指派這位天才的音樂家任何職位，也不認可他是有天才的人，因此，他只好築

伏在家中，繼續不斷勤勞的從事作曲，切望有更好的情景來到，及至他年滿二十歲時，他在音樂各方面的寫作，已積累不少，其成績大有可觀了。這作曲家的聲名，日漸增長，然而前途茫茫，仍未有安定的生活。他雖然有管弦樂合奏長 *Konzertmeister* 的名義，但收入是那麼微薄，他常常感受到經濟的壓迫，他的父親決意再帶他出遊，到各地演奏，可是大主教不許他父親離開薩爾斯堡，於是莫扎爾特只好同母親一道出門去了，他們動身的那天是一七七七年的九月二十三日。

他們母子二人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薩爾斯堡，直到這城完全在依稀的薄霧中，僅隱約可見時，莫扎爾特頓時覺得心境的舒暢，因為他真正的得到了自由，又怎能不使他快活呢？此時他覺得他已逃出了那專制的壓迫人的地方，他可以在一個海闊天空的廣大的世界去找尋他自己的命運。

到了穆尼黑 *Munich* 這是他們第一個停宿的地方，莫扎爾特想得到那地選侯 *Elector* 的邀請，選侯決定了在尼芬堡 *Nymphenburg* 的那座偉大的宮殿，去召見他。那個美麗的皇宮，是在那城的郊外，但選侯告訴他，沒有一個適當的位置可以留住他，而且又說道，如果他到意大利去遊行一趟，多為自己爭一點聲名回來時，或者可以考慮給他的工作，說完了，這選侯便轉身走了。

莫扎爾特站着發呆，他心中自己揣想，這選侯叫他到意大利去。那地方是他曾停留過七年，不知開過了若干次的音樂會，得了那麼多人的讚揚與崇敬，現在還叫他再去爭一些聲譽，這對他實在是太大的侮辱，於是抖了他腳上的灰塵，即刻到曼海姆

Mannheim 去了。

莫扎爾特發現這是一個對他很和善的地方。此地的選侯，有一個很好的弦樂隊，莫扎爾特與樂隊的指揮坎那比其先生 Cannabich 也漸漸成了很好的朋友，又教他的女兒學習音樂。但是這裏的宮庭，還是不能給他一個與其才能相稱的位置，他的經濟情形一天比一天困難。他的父親和姐姐在家裏只好非常節省的，留下一點錢來，供給在外的母親同弟弟的費用，莫扎爾特除了教幾個學生的收入外，他沒有其他的工作，他的父親切望着要得些意外的收入，所以寫了許多信催促他去找一個固定的位置，以謀前途的發展。

曼海姆這地方，對於我們的天才音樂家，有一種特別的引力，是他父親所不知道的。當他剛到了這個城後，莫扎爾特就認識了韋伯 Weber 的一家，費多林韋伯 Fridolin Von Weber 是那個作曲家，卡爾韋伯 Karl Weher 的叔叔。這作曲家的兩位女兒，一名阿洛西亞 Aloysia 已十五歲，另一位名康絲坦司 Konstaze 年十四歲，都是很漂亮的女子，也具有一些音樂的天才，阿洛西亞具有甜美清楚的嗓音，她正在研究歌劇，其實她已經在歌劇院初次出演過了，莫扎爾特因為常在她們家裏出入，這也難怪他對於這個可愛美麗而嗓音，絕佳的歌手，發生了戀愛。他為她寫了許多歌曲，他又以他自己認為最好的方法，教他怎樣唱歌。這兩個青年，因為常在一起，不能自主的便墮入情網中了。莫扎爾特又想了一個方法，要幫助韋伯一家人，從這個小的環境中旅行到意大利去。他願意和阿洛西亞及她的父親同行，他想寫一個歌劇，使阿洛西亞出演其中的主角，他把這個很好的計劃，告訴了他

的父親，說在他們旅行的途中，他要在薩爾斯堡停留一會；因此他的父親同姐姐麗娜，一定能看見這位可愛的青年女歌手，即他正在熱戀着阿洛西亞。

莫扎爾特的父親並不同意他的計劃，他寫了一封急信，叫兒子到巴黎去自己謀的出路，爭聲名。莫扎爾特非常服從父親的命令，也非常傷心的離開了他住過了一個很快活的冬天的曼海姆。於是他戀愛的夢，也就這樣告了結束，他憂憂愁愁的告別了韋伯的家。這家庭的人，都以莫扎爾特是他們最大的恩人。

莫扎爾特的父親，對他在巴黎城得以成功的希望，已失敗了。早年巴黎城對莫扎爾特正當童年的時代所表現的天才，曾熱烈的喝采過，但現在他已是二十以上一位比較成熟的青年音樂家，對他反不發生興趣了。莫扎爾特母子二人，在巴黎度了三過月的時間，一切的努力，都無結果，他的母親很誠心的陪伴着他旅行，無論他遊歷到什麼地方，無論他是成功或失敗，總沒有離開他，這樣的慈母，如今由於過份的疲勞，她生了很兇的病，一七七八年七月三日，倒在莫扎爾特的手臂中而去世了。

莫扎爾特準備立刻離開巴黎，父親同意了他這樣辦，因為薩爾斯堡的大主教給了他一個位置，作宮庭的風琴師，每年有五百個佛羅林 Florins，並且應許他如果他要出演自己的歌劇時，他隨時可以離開這地方。莫扎爾特的父親催促他，接受這職務，因為他們二人的薪金合計，可以每年收入這一千個佛羅林，這樣一來，他們不僅可以償還家庭的債務，而且可以使他們的生活過得比較舒適了。

莫扎爾特不好反對父親的提議，雖然他想到照他父親信上所

述的情況，要他回家，終非所願。因為薩爾斯堡那環境是他非常痛恨的地方，他決意離開了巴黎，在他還未回家再受約束之前，他想來盡情的暢快一下，他就到曼海姆去拜望他從前的朋友，韋伯的家庭。

及至莫扎爾特到了曼海姆的時候，才發現韋伯一家已經遷居到穆尼黑 Munich 去了，他馬上趕到那裏去。當他到了目的地時，韋伯一家人非常熱烈的歡迎他，正如往日一樣。可是阿洛西亞却很冷漠的對待他，她愛慕莫扎爾特的心情，完全消逝了。他們分離僅短短的數月，這位女郎已經改變了他的愛情，這使莫扎爾特大大的傷心，他很快的回到薩爾斯堡，充滿了愁苦與失戀的心情。

莫扎爾特的父親同姐姐蘭娜狂喜的歡迎着弟弟回家來了，他的父親及姐姐和朋友們，對他表示非常好的尊敬，熱烈的歡迎，確是表明他勝利歸來，在他們看來，並沒有因為他會有失敗，就遮掩了他的成功。在他們眼中，莫扎爾特是一位偉大的作曲家，是在音樂界中最富於天才的一位。他深深的感激這些親友對他的熱愛同尊敬，但是他始終沒有消除他對薩爾斯堡及宮庭中的職位的厭惡的心理，所以在一七八〇年的十一月，得到了一個離開的機會，便非常高興的起身到穆尼黑去，完成並出演他曾被請去為次年的狂歡節而寫的歌劇。

這個新歌劇「伊朵美略」Idomeno 十分滿足了他的朋友們對他的期望，而顯出了他作曲的天才，「伊朵美略」這歌劇在預演時，即證實了這歌劇是必然成功的。有一次預演時，選侯本人與其他的演員表白了他們誠懇的全無保留的讚許。莫扎爾特的家

人，對於他這劇的工作進展，非常關懷，在即將正式出演之前，他的父親和姐姐瑪麗，都不辭辛勞的趕到穆尼黑來看華夫千的武功。

「伊朵美路」第一次上演，是一七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觀眾熱烈的喝采，使莫扎爾特一家人充滿了快活的情緒，年老的父親，看見這些興高采烈的觀眾，快活得流出了淚來，似乎由這個歌劇，已確定了他的兒子偉大的前途。

然而薩爾斯堡的大主教，對於莫扎爾特更不能容忍了。他雖給了他一個不足重要的位置，但因為維也納人對於莫扎爾特，就是大主教認為是他的部下的人所表示那樣高的崇敬，再也容不下去了。由於他心中的嫉妬，決然取消了他給莫扎爾特的職位，這對於莫扎爾特本人，倒是一種解放，使他再成為自由人了。

莫扎爾特的父親聽見了大主教與他的兒子之間的關係底斷絕這消息，大為驚異。他設法要他的兒子，重新考慮再回到薩爾斯堡去工作。但莫扎爾特堅決的表示不願回去，他要保持他自己的獨立，他寫信告訴父親道：「不要再叫我回到薩爾斯堡了，除了那件事外，任隨你要我做甚麼，我都願意。」

莫扎爾特又淪入困難與窮乏的情狀了，他微薄的薪金，已經用盡了，他只有一個學生，要靠收他的學費來維持自己的生活，然而他有許多的朋友，他的命運又漸次轉好一點，在維也納他住在老朋友韋伯的家中。韋伯夫人同兩個未婚的女兒，他們的生活也不大如從前了。他舊日的情人阿洛西亞已經出嫁了。莫扎爾特寫成了一個歌劇色拉格路 Scraglio，由於這歌劇在維也納同布拉格的出演，使莫扎爾特得到最大的聲名，又使他認識了許多出名

的人物，成爲了擁護他的人，約瑟夫大帝 Emperor Josef，也是其中的一個。

莫扎爾特現在決定要自己組織個家庭了，他的女友不再是阿洛西亞，而是他的妹妹康絲坦司韋伯 Konstanze Weber，他父親不大同意這事，但這兩個青年終於在一七八二年八月十六日結婚了。康絲坦司是個好妻子，但她對於家庭的理料，却一點兒經驗也沒有，這一對新婚夫婦，立即感受到經濟的困難，好像使莫扎爾特不能不在宮庭中去謀一個職位，但國王是輕視作曲家的人，無心給莫扎爾特一個位置。

莫扎爾特現在渴望再冒險的作一次倫敦回巴黎的旅行，但他的父親懇切的勸他，要忍耐的等候，結果未能成行。同時，他決心回到本鄉薩爾斯堡去一行，帶着他的妻子，拜見父親和姐姐，這是一次快活的聚會，後來莫扎爾特同妻子又到了維也納去住家，並且接他的父親與他們同住，此次他的父親見了兒子如何努力的工作，他的快活充滿了他內心的深處，他又看見他自己的兒子所作的歌劇與樂曲，博得了各方面的重視，心中是若何的高興啊。有一天晚上，他們得與海頓一同快樂的玩了一夜，當海頓聽見了莫扎爾特的四重奏的時候，把他父親拉在一邊說道：「我在上帝面前可以宣布，你的兒子，是我所知道所認識的一般音樂家中最大的作曲家，他深知作曲的意味，老實說，他有作曲最全備的知識。」關於作曲，莫扎爾特曾經自說道：「別人以爲我作曲的技能是容易得來的。我真實的告訴你，難得有一個人學習作曲所用的工夫，像我那樣努過力的」。

這一次到維也納是他們父子之間最後一次會面了，他的父親

納波德害了重病，回到薩爾斯堡，不久的期間即在一七八七年五月廿八日去世了，這消息傳到莫扎爾特處時，正是他一生最偉大最成功的一段時期，即是他完成了一個新作的歌劇名叫「菲加羅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Figaro，出演這歌劇時，被維也納及布拉格一批狂熱的觀眾，表示了不可言說的高興，互相的祝賀着他，這歌劇中的歌曲，在城市中的每一個街頭，在鄉間的每一個村落，以及一般的酒店中，我們都可以聽着有人在歌唱，有一位認識莫扎爾特的歌者曾寫道：「沒有一個比莫扎爾特的「菲加羅的婚姻」更完全更成功的歌劇，至於莫扎爾特本人，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臉上所表現的那天才的光輝，我們不能由畫家畫出他的神情，正如畫家不能描繪太陽的光輝一樣。」

雖然他的歌劇有了極大的成功，然而他還是一個可憐的窮人，仍然要靠教授音樂來維持他的生活，後來國王要他離開德國，給他一個宮內作曲家的位置，每年有八十金鎊的收入，這種待遇，就莫扎爾特和他的朋友看來，簡直是一個可憐的數目，以一個國王對一個藝術家要他作出偉大的歌曲，而報酬僅僅如此，無怪莫扎爾特自己曾嘆息的說道：「所給我的報酬雖然很少，但要我所作的事是那麼少，故就報酬來說確又太多了，但以我實際所作出來的曲，與那所給我的薪金比較又覺得報酬太少了。」這是他對他得的收入所發生的感嘆啊。

莫扎爾特很講究衣服，家庭的費用也浩大，加以他有好善樂施的性格，又有一位多病的妻子，她又是不甚知節省的人，這都是使得他經濟的情形時感困窘的原因。有時候他們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了，家中已無法生火取暖了，不過常常會有幾個朋友接濟他

們的需要。莫扎爾特的父親曾斷定他兒子遲延的習慣是一種使他受困苦的因素，然而他又是一位從不懈怠，從不停止工作的人，一七八七年九月，他在布拉格寫了一個很偉大的歌劇名叫唐喬望尼 Don Giovanni，定於十一月廿九日上演，到了廿八日的晚上，他還沒有寫序樂，雖然他早已在他的腦裏構思，他一直工作到夜深，他的妻子給他讀一些神仙故事以免他入睡鄉，又給他飲一些強烈的酒，興奮他的精神，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這序樂初稿寫成了，便請人去抄寫，就在當天的晚上直接上演，並無預演的時間了。當將抄好的樂曲稿子拿出來時，那些紙上的墨水都還沒有乾呢！

唐喬望尼這歌劇上演時，得到了如雷貫耳的喝采，然而這劇的成功並不能解決莫扎爾特生活上的困難，這歌劇出演後，卡爾，李其老斯基王子 Prince Karl Lichnowsky 是莫扎爾特的學生及保護人，請他的老師和他一同到柏林去，他高興的接受了這個邀請，希望能在那裏改進他的經濟情形，到了柏林，普魯士國王對他很客氣，很尊敬，並且請他作樂隊的指揮，每年薪金有六百英磅，他有了這一筆收入，大可解決他經濟上的困難，所以他很想接受普魯士國王對他這種的好意，可是我們這音樂大家，顧念舊情，因為他對奧匈帝國的皇帝約瑟夫 Emperor Jcsef 忠心耿耿，不便離了維也納，去接受這薪金很好的位置。

一七九一年七月莫扎爾特又回到了維也納的家，並且進行寫作一個新的歌劇名叫魔笛 The Magic Flute 這是他應許為一位朋友沙利拉 Salieri 在外登 Weiden 近郊他的一個小小的歌劇院出演而寫的。一天，忽然有一位陌生人來拜訪她，要求他寫作一個

輓曲，這位奇異的客人，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也沒有告訴他是負了誰的使命來請他的。

莫扎爾特因爲遇了這奇異客人來向他的神祕請求，使他心中頗感不安，但他立即開始工作，他此時正寫一個新歌劇，又要寫這輓曲，但這兩件工作，都被另一件更迫切的工作的進行而延緩了，這是因爲利俄彼德第二，Leopold II 加冕禮在即，請他寫一個歌劇來祝賀，因爲加冕禮的日期是訂於九月六日在布拉格舉行，不得不先將新劇趕完，以致無法進行其他工作，歌劇寫完之後，當他剛剛登上旅行的車子，到布拉格去時，那神祕的客人已經在門口等候，忽然前來問他，要索取請託他所寫的那個輓曲，莫扎爾特很急躁的答應他，旅行歸來時，馬上爲他寫作，於是匆匆的驅車，上了他的旅棧。

他被請託所寫的新歌劇「提多的克拉門扎」La Cleme nza di Tito 完成後，當然按時上演了，但祇得着了很冷淡的反應，莫扎爾特回到維也納，由於過份的工作使他精神同身體，都消耗殆盡了。然而他仍勉強的振作精神，在九月三十日完成了魔笛，這歌劇上演時，表現了很大的成功；觀衆一次比一次加多。

莫扎爾特現在要把整個的精神灌注在寫那輓曲了，但因爲過去幾個月的疲勞，使得他的心靈受了創傷，多愁易感的情緒，充滿了他的胸懷，在工作時，隨時都使他昏倒過去，他心靈中固有的非常的能力，好像已離他而去了，他的精神再也不能由他自主了。他恐怕不能完成這輓曲即會死去，有一天很悲痛的告訴他的妻子康絲里司說道：「這個輓曲正是寫來爲我自己之死而用的。」

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四日的一個黃昏的時候，他請了幾個朋友來到他的病床上，要他們把他所寫的輓曲的稿子給他，他靠着枕頭，試唱了幾節，但這使他太費力了。他把抄本從他已失去了神經的手中掉了下來，一句話也沒有說，便倒了下去，幾個鐘頭之後，在第二天晨早，即十二月五日，這偉大的音樂作曲家，即是那早被人預言過，爲了他的誕生，會使若干的音樂家不復爲人紀念的一位大師，這位莫扎爾特先生，短短的一生中，經過了若干的患難與奮鬥，已與世長辭了！

莫扎爾特死了幾星期之後，他的墳墓之所在，不復爲人知道了，一位絕頂天才的藝術家，他的作曲與演奏，曾經轟動了歐洲各國，他死後，竟安葬在一個貧民的墳場上，先在維也納的聖司提反大教堂 St. Stephens Cathedral 舉行一個簡單的葬禮，祇有很少的幾位友人來參加，連他的妻子康絲坦司因憂傷過度，無力來參與這葬禮，禮畢後，他的棺材送往一個貧民的墓地上，這是一個嚴寒冬天，送葬的人，因爲雨雪交加，都一一中途回去，除了送葬車的車夫外，沒有其他任何人達到了墓地，莫扎爾特的棺材，很寂寞的送入墓穴，那墓穴當天已葬了另外的兩個貧民，以震驚一世的音樂家，這樣淒涼的入土了！他的墳，因爲沒有墓碑，後世雖經人考證，也無從查出其葬身之所了。

盧德徵格·范·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生於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歿於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樂聖盧德徵格·范·貝多芬，是被稱為音樂中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他生於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一個大學城埃近萊茵河畔的波恩 Bonn，父親約翰·范·貝多芬，是科隆城 Cologne 選侯的宮庭弦樂隊的一員，生活非常窮困，盧德徵格出生的那間屋子，小得可憐，一個身材比較高的人立在裏面，簡直伸不起頭來，室內的光線很暗，是向着一個被牆圍起的花園。

盧德納格的父親聽見少年的莫扎爾特的聲名。那時這音樂家已經十四歲了，但在八年前他已在皇宮裏表演，隨處都有人稱道這孩子的奇才，這位父親決定要訓練他自己新生的孩子，作一個大鋼琴家，正如莫扎爾特一樣，可以博得名譽，又可得錢財，供給這被貧窮困擾的家庭。很快的盧德徵格已長到可以學習音樂的年齡了，他父親教了他一些音階同指頭的練習，他每天要連續的這樣練習幾點鐘，他是一個有天才的兒童，深深的痛恨這些不停息手指練習的功課，很希望能同幾個小朋友一塊兒到陽光底下跑跳跳，玩耍各種遊戲，但是每當他停下彈琴來夢想休息的時候，父親嚴厲的面孔，就從這門口望着他，並且用他粗暴的聲音責罵他道：「盧德徵格，你要幹什麼？趕快去彈你的琴，假如你不能彈完的話，今天午餐的鮮湯，你就沒有份的了。」

他們把盧德徵格送進一個公立學校，他在校內學習讀書寫字，但他很不容易與別的兒童作朋友，他以前在家中的訓練，已使

他專心喜愛樂音，他把整個的心思都用在音樂上，他只有坐在琴凳上彈琴時，才有無上的快樂，他以音樂爲友，就不會再感到寂寞了。

他的父親雖然對他的兒子很嚴格，他確有心，在他很窮困的經濟情形下，要使他的兒子，得着很澈底的音樂教育。當孩子到了九歲的時候，盧德徵格的父親很是得意的誇耀說道，他自己的學識，已不能夠再教他兒子了，必需要爲他去尋找另外一個老師。盧德徵格對他的父親很嚴厲的訓練，並不感興趣，但這些年來勤勞的學習，已收到了很好的結果，雖然他們家庭的經濟情形，至今仍未好轉，而且他的父親縱酒的習慣愈加厲害了，不過這時候他們家中新來了一位房租客，是懂得音樂的，他父親安排以教盧德徵格的音樂，作爲交付房租的一部份，這對於他的兒子，總算是一件幸事。

盧德徵格心中揣想，這位新來的先生，究竟是否同他父親一樣的嚴厲，這位新教師，就是那來到他們家中的新房客，名叫多比士裴費爾 Tobias Pfeiffer，性格與他的父親完全不同，他到了這家，發現了這個房東每天晚上就要出去喝酒，每每酩酊大醉而歸，多比士很關心這位房東，每於夜半外出，把貝多芬的父親從酒館裏扶起回來，然後把這小孩從夢中叫醒，開始教他練琴，他們師生二人走到放琴的客廳，二人合奏幾個鐘頭，有時把所作的一些新調子來試彈，這樣的訓練了一年之久，盧德徵格不單要學鋼琴，還得學習風琴，此外他又學習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以及邏輯等課程。

這些日子貝多芬的家境，愈趨困窮了，他的母親決意要帶他

到荷蘭旅行一次，希望情形能夠轉好一點，她相信若果她的兒子能夠在荷蘭人有錢的家庭裏去彈琴，總可以得到一大筆進款，這旅行成功了，自然可以減輕目前生活的壓迫。但她這壯健而富於獨立性的兒子，很早就顯出他孤弱的性格，他對一位朋友說道：「荷蘭人是很客氣的，以後我再不要去麻煩他們了。」

盧德徵格此時已是一位演奏鋼琴的好手了，他閱讀琴譜的能力很強，他現在幾乎把巴哈的「平均率的鋼琴曲」Well-Tempered Clavichord 完全彈好了，他又在一位教堂的風琴師基士丁尼夫 Christian Neefe 那裏學好了風琴，以一位十一歲的小孩，有此成就，總算是了不起的事。所以當時有人說「若果貝多芬能繼續像這樣努力勤勉的學習他總有一天要成爲一位莫扎爾特第二。」一七八一年一件很榮幸的事臨到這孩子的身上，他的風琴教師基士丁·尼夫要隨當地的選候，及其宮庭中的樂師到明斯特 Munster 去，在他離開波恩城的時期中，那地教堂裏的風琴無人演奏，在他還未動身以前，便告訴盧德徵格，他不能不短期離開此地說道：「我必需爲此地教堂的風琴找一個助手。」他見這孩子自己太客氣，猜不出來他的意思，又繼續的說道：「我所考慮過的助手，一定是一個我深深相信的人——盧德徵格，那便是你了。」

我們這位剛十一歲的貝多芬簡直不敢承當老師對他的愛護，給他這樣大的光榮，但是試想他此時要領導禮拜時的音樂節目，以及別人對這地位所給他的尊敬，真不免有點受寵若驚了。他心裏雖然很高興得着這位置，但這是個義務的責任，一點薪金也領不到，但是他家庭所急需的，確是經濟上的補助啊！不過由這位

置所給與他的責任，以及老師尼夫先生對他的信任心，已給他非常大的興奮，再沒有什麼事可阻止他的努力，從這時候起，他開始學習作曲，他已在這個期中，完成了三個鋼琴奏鳴曲。（朔拿大 Sonata.）

在他十三歲生日之前，當地的選侯給盧德微格第一個正式的位置稱為「Cembalist」，就是弦樂隊的鋼琴師，他的工作即演奏鋼琴，而且在預演的時候，他要作樂隊的指揮，但這又是一種盡義務的職務，及至次年，他才有點微薄的薪金，因為那時新的選侯馬克斯弗蘭茲 Elector Max Franz 聘了他作風琴師，每年也不過十三英鎊的收入。

盧德微格要想力求上進，他切望能離開波恩 Bonn 這小城，到廣大的世界去找出路，當時維也納是日耳曼人音樂的中心，這孩子不斷的夢想到那裏去，正如海頓從前一樣，要想到那裏去廣見聞，及至機會來到了，即是一位朋友知道他心中的願望，特別送他的路費，請他到維也納去。他簡直不能相信有這樣好的運氣，他之所以要到維也納去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音樂界中的泰斗，那偉大的莫扎爾特聖師。

盧德微格·貝多芬起身到他夢想的地方維也納去，那時他十七歲了，他充滿了最光明的希望，他一到維也納，便去拜訪莫扎爾特，這位大作曲家很和氣的接待他，並對他表示了充分敬愛，又請他在鋼琴上演奏，貝多芬在演奏時，察覺了莫扎爾特似乎有別的心事，並沒有注意到他的演奏，便忽然的停了下來，他要求莫扎爾特另給他一個其他的調子來演奏，莫扎爾特拿了一個非常容易的調子給貝多芬，他看見了便演奏得極有情趣，而且充滿了

力量，使莫扎爾特大為驚異，對之十分注意了，他走到另一個房間裏向着他一些朋友說道：「你們當注意到這個青年人，他將來會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啊！」

盧德微格回到故鄉波恩城不久之後，他最慈愛最容忍的母親去世了，隨着他姐姐瑪格利他 Margaretha 也亡故了，他的心中有不可言說的悲哀與痛苦，那一種悽楚的心境，無疑的影響他後來所寫的美麗的曲調。

光明的日子終於來到了，盧德微格認識了封·布魯林 Von Breuning 夫人，她是一個寡婦，有四個孩子，其中三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他們都很喜歡這位青年音樂家，其中最小的男孩和女孩，都在貝多芬那裏學音樂，他們對待這個音樂家，和他們家中的人一樣，常常來到他們家中住一些時候。這家庭的人都是非常文雅高貴。所以住在那裏，對貝多芬是很舒適快活的，而且對他自己學問上的修養，也大有好處，因這家庭的影響，他開始對於本國文學同英國文學，發生了興趣，在他空閒的時候，便讀那些有價值的書籍，並作了一些樂曲。

同時他又得到另一個朋友，即是華特斯坦伯爵 Count Waldstein，這對他大有益處，有一天，這位伯爵來拜訪貝多芬，發現他坐在一個破舊的鋼琴上練習，又看見那些簡陋的傢俱，真窮得可憐，他心中很受感動，使他想到這位青年人，他的音樂使他受到許多的讚美和尊敬，還得為着衣食憂勞，而自己却享受着如此奢侈的生活，真太有點不公平了。他不願意冒昧的送些錢給他，怕有損他的自尊心，但是他給與貝多芬一個最滿意的禮物，即是一架最新最好的鋼琴，代替了他原來破舊的東西，貝多芬對這位

朋友非常感謝，事後他呈獻給這位伯爵一個最好的奏鳴曲，就是現在稱爲華特斯坦奏鳴曲 *Waldstein Sonata* (op. 55)。

一七八八年的時候，他們的選侯新創了一個國立劇院出演歌劇，貝多芬被請爲弦樂隊中的提琴師。同時他仍繼續擔任了教堂樂師的助理員，一七九二年的七月，他會見了海頓，當海頓正在倫敦最成功的時期，因爲要回到維也納的家中去，便經過了波恩城，他們的弦樂隊正準備着歡迎海頓大師，當他臨到的時候，貝多芬借此機會拿了自己作的交聲詠曲 *Cantata*，請他審查，海頓對他所作的曲，大加讚賞，他又鼓勵這位青年音樂家，繼續他的學習，當地的選侯聽見了這個消息，覺得應該給這位有天才的青年一個機會，使他有更高的發展，方能作出更偉大的作品來，於是決定送他到海頓那裏，受嚴格的訓練，去學習對位學，貝多芬現在已是二十二歲的人了，他所作的曲，已經出版，引起了認識他的人的稱許，他的聲名也日益顯着，最終他應往一個大的環境去發展他的天才。

一七九二年的十一月，貝多芬離別了波恩城，第二次去到他夢想的音樂城維也納，以後再沒有機會回到故鄉波恩來了，這次再到維也納，起初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然而由於他演奏鋼琴的本領，精妙的藝術，特殊的才能，凡聽了他演奏的人，莫不贊嘆不置。他常常在貴族家中演奏，幾乎每一個人聽了他彈琴後，都要求作他的學生了，這時他本可以走上了一條在社會上成功的大道，可是貝多芬那副古怪的神氣，反使得一些想作他的擁護者，成爲了仇敵，他並不向人要好，不設法與那些誤解他的人謀調解，他是一位個性極強，性情很固執的人，雖然他有這些怪僻氣，他

確秉性高雅，爲人誠懇，使得那些地位高貴的男女，都喜與他往還，李其勞斯基 Lichnowsky 王子同公主，與貝多芬過從甚密，並且歡迎這位音樂家，到皇宮裏去同住，公主關照他的起居，如像一個母親那樣溫柔的看顧他，正如從前封·布魯林夫人對他的愛護一樣，不過貝多芬對於宮庭中的儀節特別是在宮中有一定的時間用餐，而又要穿上禮服，這些禮節他覺得麻煩可厭，他常常獨自一人到館子裏邊去吃飯，不願受任何拘束，最後他簡直就搬出皇宮了，他那種不拘於禮貌的態度，王子同公主一點也不見怪，盡量的讓他自由。因爲他們已把這個作曲家，放在他們心中最溫暖的地方，貝多芬自己呢，也同樣感受了這兩個朋友度量之寬，和對他友誼的誠篤。

貝多芬此時已開始向海頓學習了，但他們師生之間，處得並不愜恰，貝多芬總認爲海頓並未十分注意他，也不給他充分的時間教他，一年之後，海頓到英格蘭去了，貝多芬就在城中另外的一些音樂家門下學習演奏和作曲，他從阿勃來奇貝克爾 Albrechtsberger 那裏學得了不少他所需要的東西，阿氏是當代享有盛名的對位學家。

貝多芬一坐在琴凳上，便非隨興的演奏不可，「他彈的音調，充滿着美的情趣，有深切動人的意味。」這是他的學生卡爾奇里 Karl Czerny 對他的描繪，這位學生又說道：「他無論在什麼場合演奏時，他知道怎樣使聽衆由聽他的音樂而發生最大的效果，有時候使他們流下了熱淚，有的人更不能自禁的嗚咽的哭泣起來，他彈的音調有神奇的表情，可歌可泣，可樂可喜，他演奏時，精神充沛，他的曲調中，含有豐富的創作力與美感。最可奇

怪的事，他雖能夠激動那麼多聽衆的感情，然而貝多芬自己，好像什麼反應都沒有，有時候他會笑那些癡人，如此容易流出同情的淚，有時候竟對別人感情之流露，而發生反感，他說道：「我們藝術家並不需要眼淚，我們所要的是大衆的喝采。」他常常會懷疑那些因他的天才和道德所感化的人，是否出於真心，這一點增加了他不少的苦惱，然而他對於他所愛的人，是最富於熱情的，雖然他發怒的時候，是那麼可怕，但不過很短的時間，即過去了。

貝多芬的身軀，短小而健壯，他的容貌並不好看，一大束黑頭髮蓋在他又高又寬的頭額上，一副黑而明亮的眼珠，在他集中思想時，張得很大，好像是受了靈感樣的。他的面貌雖常顯愁容，但當他笑起來的時候，確顯得滿面發光，他的手強健有力，指頭很粗短，這是因為時常練習琴所致，似乎把他每一個指頭都磨平了，當他任指揮的時候，全身非常活動，他用着各樣的動態，告訴你其中的表情，在柔和的節奏中，他拍得比書桌還低，但當音樂漸漸加強時，他的手腕，也慢慢的跟着上升，直到音樂的聲音達到最高度時，他的手臂直從上面伸展，在空中舞躍，好似已在空中飛騰起來了。

當他作一個教師的時候，他決不會表示出疏忽不忍耐的樣子，他教了學生之後，一定要他反覆的練習，直等到他認為滿意時為止。若果學生偶爾彈錯了一兩個音符，他也認為不足輕重；但是學生如果不能了解一個曲子一段中的用意，或是彈出時連表情都弄錯了，那他可要大大的生氣了，音符的錯誤，他認為是學生的一時的忽略，用意的錯誤，便表示他根本缺乏對感情的認識

了。

貝多芬酷愛自然，他的許多樂曲，都是用來表達大自然的美麗，正如柯若特 Corot 以風景畫來描述自然一樣。他最偉大的傑作，都是由他個人在鄉間散步時所構思的結果。他好像有些畫家，常常帶起他的稿本。看見了四週的景色，便用着音符一一的記述在稿本上面，他在稿本上也時常修改，表示他心中費了無限的思索，由心中最初所浮現的觀念起，久經苦思，才構成一個偉大的作品，這正表明了美國發明家愛迪生 Edison 的格言：「天才

是九分血汗，一分靈感」。貝多芬最驚人的樂曲，是從尋常的生活中得來的觀念。他一到春天，便離開他的舊屋，同熱鬧的城市生活，走向草木青蔥，羣鶯飛鳴的大自然的懷抱中去，找着一株樹子，蜷伏在那樹枝之下，默坐沉思，有時候也爬在樹上面，坐幾個鐘頭，去摘取他樂曲的材料，領受大自然所給他的靈感。

一八〇〇年的夏天貝多芬又作成了他的聖樂曲，橄欖山上 The Mount of olives 的草橋，這是在常去的森林區中寫成的，他在那濃陰蔽日的森林中，依着一顆白檸檬樹。抬望望着枝上的綠葉，疏落有致，他就由這自然的美景中，得了寫那聖樂曲的靈感。

他唯一的歌劇斐得略 Fidelio 與第三交響樂，即那英雄交響樂 Eroico 都是在郊外寫成的。他曾寫信告訴一個朋友：「沒有一個人比我更喜愛這鄉間大自然的美麗，在森林中，樹木下，以及山中的岩石上都能啓示我心中需要的觀念，每一顆樹，似乎都在對我歌唱着：『聖哉聖哉的曲調。』」

當貝多芬還很年輕的時候，已有了耳聾的病狀，由於他心裏

的恐怖，便愈感到這病魔在向他示威。他到了三十歲時，這病變得非常嚴重了，貝多芬一天一天的覺得鬱悒衰傷，恐怕他一生的事業，便會從此停止了。各種治療方法，都曾嘗試過，總是無效。有一次經那高明的希米特 Schmidt 醫生的處方，暫時好了，因此他作了一個七重奏 Septet，獻給他，以表他的謝意，又因希米特醫生的忠告，他於一八二〇年的夏天，到了一個村莊，名叫海利根 Heiligenstadt（意即聖城）那地方去休息，希望在那安靜而美妙的環境中，使他痛苦的心得着安慰和調養，他在這休息期中，健康頗有進步，但從這時候起，他不得不放棄了作樂隊指揮的工作了。

我們一定以為以貝多芬這種隱逸的的性格，同粗率的行動，決不會對女人關心的，但很奇怪的，就因為他不凡的樣兒，吸引了許多女子對他發生好感，他對婦女非常表示崇敬，他雖常有穩愛的事，但每每是那種柏拉圖似的 Platonic 精神上的戀愛，他最鍾情的一個女子是基利達·基佳爾蒂伯爵夫人 Countess Giulietta Guicciardi，這女子對他也表示了好意，他雖切望與這女子結婚，終於成爲一場空夢，他給她寫了許多熱情的信，而她呢，竟是他所稱爲的「永遠所鍾情的。」由於貝多芬獻給她的最有名的月光曲 Moonlight Sonata 使這女子的名，也與此曲得永傳後世。

貝多芬也會對歌德 Goethe 的小朋友白提娜·封·亞理門 Bettina von Arnim 發生過戀愛，也曾與瑪利厄多地伯爵夫人 Marie Erdedy 有一度戀愛的經過，並且作了兩個最美的三重奏曲（Op. 70）贈她，然而他與這些人之間的愛情，終不能持久，因爲

他們的社會地位都比他高，可是貝多芬總愛與那些高貴文雅的女人們往還，對於與他同階級的女子，倒不喜接近，所以他屢屢都想追求那不能成功的戀愛，終於無法結婚，然而世界上沒有比這個詩人的音樂家更需要溫情的慰藉，應有一個柔和多情的賢內助啊。

一八〇四年，貝多芬完成了他一個最偉大的英雄交響樂 *Eroica*，這是他經過了兩年構思的結果，最初是想把這樂曲獻給他佩服的拿破崙 *Napoleon* 這位英雄本是他很景仰的人物，及至到了拿破崙勝利的回到巴黎並且稱帝之後，貝多芬便改變了他對這英雄敬仰之心，而為鄙棄之感了。他拿起了他英雄交響樂曲，把其中所寫對拿破崙的獻詞撕毀，拋棄在屋角，此後許久都不想再看見他所寫的這個樂曲，最後才改換了這樂曲的名稱，為今日所共知的英雄交響樂曲 *Eroica* 了。

貝多芬是一個從不倦怠的工作者，他寫作的樂曲之多，真令人難以相信，他以音樂為心聲，用以發洩他心中蘊蓄的的感情，我們研究他所作的樂曲，便可知他是怎樣一位可敬愛的人，他曾自述道：「我完全生活在音樂之中，當我第一個曲還未作完的時候，第二個曲又開始了，我常常同時作兩三個曲子。」

一八一五年貝多芬的弟弟卡爾 *Karl* 了，遺下來一個兒子，交託他管教，貝多芬對他這位姪兒愛護備至，無絲毫的私心教養他，及至這姪兒長大成人，竟是一個全不中用的人，壓不住他的伯伯對他那樣熱忱的愛護，他對他的伯父的態度，真可令人痛恨，貝多芬雖然供給他姪兒的一切需用，這可惡的孩子竟常去偷他伯父的銀錢，他這姪兒放浪的行為，成為家庭之羞，給與我們這

位音樂大家心中極大的打擊，竟使貝氏不得不與他的朋友疏遠，甚至因此促早了他的死期。

在他生活的最後幾年中，貝多芬的耳完全聾了，身體也虛弱多病，但在這種身心不安的生活狀態中，他仍沒有停止工作，努力繼續在音樂上的創造，因為他要使他的作曲達到盡美盡善的境界，然而他簡單樸素的生活，從始到終未嘗改變，他在—八二四年寫信告訴一告朋友道：「我覺到我所寫的樂曲太少了，好像僅寫了幾個音符似的。」

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樂聖貝多芬與世長辭了，那時他年僅五十六歲，他被安葬在維也納近郊的偉人傑 Währinger 墓地，他的安葬却與莫扎爾特大不相同。當時的人為他舉行了最隆重的喪禮，有兩萬多市民悲慟的來送葬，其中有歌曲之王許白爾特 Schubert，當貝多芬病危時親到他床前侍奉。直到死後，他是執紼的一位，在舉行葬禮時，會有教堂中聖樂隊的男童們來歌唱了貝多芬自己所作的樂曲，並伴以低音的管樂，在他的墓旁，那位德國作曲家胡麥爾 Hammel 曾獻上了三個美麗的花圈。

卡爾·瑪利·弗德銳齊·爾斯特·防·韋伯

Karl Maria Friedrich Ernst von Weber

生於一七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歿於一八二六年六月六日

我們已經見到了許多音樂家的故事，他們後來的成功，多由於他們的父親想把自己的孩子，造成足以令人驚奇的兒童，有的是爲着經濟的關係，有的是爲着使孩子能爲家庭爭光，我們現在要敘述的故事，也是證明了因有家庭預先的計劃，使他們家中的子弟，得以成名的一個好例子。

法蘭茲·安東·防·韋伯 Franz Anton von Weber 自己就是一位有能力的音樂家，他常常夢想，把自己的兒子造成一個足以令人驚異的人物。他並不相信孩子們必需先具有音樂的天才，而後始能成爲音樂家，他以爲一個孩子，由後天適宜的訓練與培養，也可使孩子表現奇才。他本來是位富有資財的人，但當他兒子卡爾 Karl 出世的時候，已家道中落了。因此組織了一位韋伯劇團，Webers Company of Comedians，自己作了團長，在撒克遜里區 Saxony 內，以演劇維持生活。

卡爾·瑪利·弗德銳齊·爾斯特 Karl Maria Friedrich Ernst 是一七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一個下撒克遜里 Lower Saxony 名叫尤丁 Eutin 的一個小鎮出世，他是他父親第二次結婚所生的第一個孩子，在這個嬰兒還沒有學習說話之前，父親已決定了要訓練他音樂的才能，使他有音樂天才的表現，至於他那剛才十七歲的年輕的母親，對於這計劃有什麼意見，我們也無從知道

。營者她對於這孩子的將來，與他父親有不同的意見，不過他的父親，也不顧及這意見罷了。但這年幼的媽媽同兒子，都得隨同家中的劇團旅行，過着不安定的生活，所以小卡兒很早就嘗到了演劇的生活的滋味，如什麼佈景，幕布，掛畫，燈火。這一切一切的事，很早就佔據了這孩子幼稚的心中，他嬰兒期中所學的第一句話，即是劇台上的用語，這當然影響到他後來的寫作，走到有關戲劇表演的方向。

這孩子的體格，並不健壯，這也不是爲怪，因爲他的父母不許他到光天化日之下，吸收新鮮的空氣，領略大自然的美麗，去看那鮮色的花，碧綠的草，他却終日住在室內，他所能看見的，不過一些紙上的風景，幕布上，所畫的街道，那能使他成爲一個健壯的孩子呢？及至小卡爾五歲多的時候，他父親教他開始學習小提琴，在那性情急躁的父親看來，他的進步太慢，有時竟以皮鞭打他，督促他努力學習，這真是一種不仁慈的待遇啊！

卡爾音樂的學習，不能有固定的時候，因爲他們家逐的戲劇旅行團時常從這個地方遷到另一個地方，他的老師，也得隨時更換，有一次請到了邁卡爾·海頓 Michael Haydn 教他的音樂，他是那最出名的音樂家，就是那位交響樂之父的約瑟夫·海頓的兄弟。邁卡爾海頓很少給卡爾上音樂的課程，但他對這小孩特別發生了興趣，干願負責指導他的音樂教育。

卡爾的天才，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很顯著了，他作成了抒情的劇，有兩個喜劇；一個是「森林中的醜女孩 The Dumb Girl of the Forest」另一個是「彼得西摩爾同他的鄰居」 Peter Schmol and his Neighbours，這些歌劇出演時，他還不過是一個小孩

子，觀眾對於他這個歌劇，認為並不大成功。

當卡爾十七歲的時候，父親決定帶他到維也納去，因為他應該到音樂之都去結識當代音樂界的大師，卡爾因有活潑的心思，聰明的頭腦，與人交結，彬彬有禮，因此到維也納不久，他即與最高的音樂團體中人士往還，大為人重視了。他此時正值青年上進的時期，他在這音樂之都過着最快活的生活，他又在著名的音樂家胡格勒爾 Abbe Vogler 門下專心的學習音樂。次年，得到了這位老師的推荐，在北勒斯勞歌劇院 Breslau Opera House 擔任指揮，他的才能，到這時候已得着顯露的機會了。

一八〇四年卡爾正式擔任歌劇院音樂指揮的職務，以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孩子，擔任這重要的工作，自然感覺責任艱鉅，因為在人學方面，對付頗感困難，一年之後，這工作使他非常失望，終於辭職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劇院中那些年齡較大的音樂家，現在要受這般年輕的一位音樂指揮的支配，甚為不滿、由嫉妒而反對，使卡爾韋伯難以安於其位，不得不退讓了，然而他就在這一年裏，得以餘暇的時間，寫成了他的歌劇露白嘉 Rubenah 的一大部份了。

在以後的幾個年頭，卡爾韋伯的境遇，時順時逆，他由北勒斯勞到了卡爾斯如黑 Karlsruhe，他在尤僅烈王子 Prince Eugene 那裏工作，他在此住了一年，成為宮庭中最出色的人物，可是不幸戰雲密布，宮庭中歡樂的空氣完全停頓了，整個社會情況也改變了。他覺到在這種情形下，音樂是不能維持他的生活了。為着生活的壓迫，不能不另謀工作，後來他得到了維丁堡的王子盧德微格 Prince Ludwig of Wurtemberg 私人秘書的位置，他的宮

庭，是建築在司徒加特 Stuttgart 那地方，這位作曲名家來到了這種快樂華貴的宮庭生活環境中，雖然這奢糜的生活，最易使人墮落，然而他確保留着充分的時間從事作曲。細耳瓦拉 Silvan^a 這歌劇，就是在這時期中的產物。當他在司徒加特這段時期中，因為經濟情形弄到沒有辦法維持的地步，有一次他竟因無法償債，而被監禁了幾日。

卡爾·韋伯要扭轉他經濟的厄運，決定旅行到其他的城市去表現他藝術的天才，於是到了曼海姆 Mannheim 達姆斯塔特 Darmstadt 巴登 Baden 等地，舉行了音樂演奏會，每處都演奏一些他新近的作品。每到一處所得的收入，足以維持他幾個星期的生活費用。

一八一零年卡爾·韋伯已經廿四歲了，他完成了一個極美淨的歌劇阿布哈山 Abu Hassan，在一八一一年的二月間開始公演，大受歡迎。由於他的老師，胡洛勒爾 Vogler 的提議，把這歌劇獻給大公爵，使大公爵甚為高興，特贈與這位作曲家一小袋黃金，約四十金磅。這位大公爵還買了他一百二十張音樂券，因着這一次的上演，使他獲得了二百多弗羅林 Forins 的收入。

因為有了這次的成功，卡爾韋伯便啓程到德意志各大城市開音樂會，他到了穆尼黑 Munich，布拉格 Prague 柏林 Berlin，德勒斯頓 Dresden 等地方，受着了熱烈的歡迎，因着他音樂的天才，和藹的態度，每到一個地方，都結識了許多朋友。尤其是在布拉格，得見到了那些地位崇高的貴族人士，他們對他表示了極熱烈的歡迎。

韋伯一到了布拉格之後，立即去拜訪當地劇院的經理李必奇

Liebich 先生，這位尚在病中的經理見了他，很驚異的說道：「啊！你就是韋伯先生麼？我想你來，是要我買你的兩個歌劇，是的，有一個可以拿來出演一夜，另外的一個，我想不能。很好！很好！我送你一千五百弗羅林，作你的兩個歌劇的報酬，你以為合宜嗎？」這真是韋伯夢想不到的收入。

韋伯接收了這意外的收入，又應許第二年的春天回到此地來指揮他歌劇的演出，後來他果如約回到了布拉格，實踐他的前言，這次的演出，超出了他預期的結果，不僅是歌劇的演出有很大的成功，他又被請作布拉格城劇院的音樂指揮，因為這位正當出缺，韋伯接受了這位置，所得的薪金是每年二千弗羅林，並保證每年由音樂會中提出一千弗羅林作為他的收入，並且每年有三個月的休假期。韋伯現在已能夠完全償還他的一切舊債，他的生活又重新活躍起來，後來韋伯自己寫到：「這是我平生所遇最快活的一件事。」

我們這位作曲家把他整個的精神都用在改良他主持的弦樂隊，經過他訓練之後，不久便成為最優良的樂隊。他把他的新歌劇很快的繼續上演，得到了非常的成功。他又寫了好幾個精美的奏鳴曲 Sonata，一些民歌，同一個交聲詠唱曲，名叫「奮鬥與成功」 Kampf und Sieg，這個曲子寫成之後，很快的風行全國，使我們這位作曲家馬上成為整個日爾曼人所最歡迎的人物了。他這樣勤勤苦苦的工作了三年，可是因為他的成功，引起了許多對他仇視的敵人，一八一六年，由於他們的嫉妒與仇恨，使韋伯不能安於其位，不能不解職了。

韋伯在布拉格結識了很多有聲望有勢力的朋友，他們對於韋

伯擔任劇院的音樂指揮所表現的熱忱與成績，非常佩服，其中如維茲胡木伯爵 Count Vitzhum 要想為這音樂家在德勒斯頓 Dresden 謀一個位置，一八一六年耶穌聖誕節的晨早，韋伯接受了這職位，他立刻寫信給那位美貌的女歌手嘉羅林布郎特女士 Caroline Brandt。這是他的未婚妻，他把她作為那歌劇沙凡拉 Silvana 中的主角，韋伯給她的信中有一段如下：「我得了維茲胡木伯爵的那信，許久都不敢拆開，我究竟不知道這信帶來的消息是好是壞。最後把信拆開時，才知道是件極可喜的消息，信中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撒克遜里 Saxony 國王的音樂指揮。我現在必需裝飾自己，成為一個宮庭中的人物了。或者我必需戴上假髮，以博得德勒斯頓人的歡喜，你怎樣說好呢？你對我這極可喜的消息，至少應額外加上一大甜蜜的接吻，作為你對我的祝賀。」

在他還沒有正式接受職位之前，便先到德勒斯頓城去看一下當地的情形，但經他考查之後，便覺得並不如最初所想那樣的高興了，因為在德勒斯頓城的音樂，完全被意大利的歌劇所獨佔，並且有許多意大利的歌者上台表演，他們認韋伯為他們的敵人，反對他提倡德國的歌劇，以代意大利的歌劇，可是我們的作曲家，決意不惜任何代價要戰勝一切的敵人，那時有一種新興的民族觀念，鼓勵了他的心，也激起了許多人民的愛國心，結果他是成功了。他告訴一個朋友道：「意大利人把天堂，地獄，人間都轟動了，他們想把日爾曼的歌劇和提倡的人完全吞滅了，那知他們碰着我這樣一個難以對付的人，是一口吞不下去的。」韋伯的鬥爭，是與亨德爾在英國所遇的鬥爭，格魯克與比奇里派 Piccinist 的鬥爭，如出一轍的，都是德意志的音樂與意大利的音樂之

間的鬥爭。

這位新的音樂指揮導演的第一個歌劇，是麥胡爾 Mehul 的約瑟及其弟兄 Joseph and his Brethren，他非常細心的訓練管弦樂隊，最初有些團員對他表示不滿，他祇好忍受，最後團員中反對他的人，發現了他嚴格的訓練是很有價值的，反而對他們自己樂隊的特殊成就，表示足以自傲了。這歌劇在一八一七年的十月三十日正式演出，全劇的表演，都是特別的美滿精采，國王同宮庭的人都全體到場觀劇，國王在歌劇出演的全部時間內，沒有發出一點咳嗽的聲音，因為素來國王的咳嗽，是表示他不滿意於戲劇的意思。

雖然有意大利派歌劇的不斷反對，韋伯至終能使德國的歌劇得成爲國家公認的歌劇，由於他不斷的努力，所以得着了最後的勝利，而且他被任命爲終身樂指導。他現在有了固定的位置，也能夠與他最親愛的嘉羅林結婚了。婚禮是在一八一七年十一月四日舉行的。在他的日記上寫了一段話，表示我們這位音樂家漸漸成爲一位嚴肅而推崇精神生活的人了。他寫道：「願上帝祝願我們倆的結合，加給我的力量，使我有能力做到常使我的愛妻永遠快樂滿足，這是我心靈深處所切願的，懇求上帝加給我鴻恩天福，在一切事上都領導我。」

韋伯與嘉羅林結婚以後，他進入生命中最忙碌也是最光榮的時期。他的音樂變得更豐富，更高超，更美麗了，他好似得了新的靈感，有了新的生命，新的能力，以致他的作品，漸漸的在各地流行了。他的腦海裏充滿了音樂的新題材，要謀創作的表現，最初作了彌撒 鋼琴協奏曲 Mass in E Flat，是最美麗而富於創作性

的曲子。隨後又作成了「歡樂的交聲詠唱曲」Festal Cantata，是為慶祝撒克遜王后的生日而作的。繼後又寫了「嘉年交聲詠唱曲」Jubilee Cantata，是為慶祝撒克遜大王的卽位五十大慶而作的。這個調子最初祇寫好了序樂，因為樂隊中意大利人的反對，以致未能將此曲全部唱出。及至這「嘉年交聲詠唱曲」全部唱出時，成了轟動一時的大歌曲，博得聽眾極多的讚揚。

以後韋伯又寫好了「嘉年彌撒曲」Jubilee Mass，以及一些鋼琴樂曲。其中最動人而為一般人所愛好的，所熟習的，要算「圓舞曲之招請 Invitation to the Valse 這一調子。然而這偉大的作曲家，仍不滿於已有的成就，同時更勤勞的寫了一個頂偉大的歌劇名叫「自由的保障」Der Freischutz。他於一八二〇年的五月八日把這歌劇的稿子送給一位柏林劇院的經理，那經理得了這稿子，立即舉行預演，那知我們這位永不疲倦的作曲家，在他們預演剛進行時，又又已經完成了他另外一個重要的歌劇，名叫「普西阿撒」Preciosa，並且又送給這位經理先生，結果是第二個歌劇首先公演了出來，因為這是一個適當的次序，必需先看了第二個歌劇，使聽眾先受了訓練之後，才更易明白「自由的保障」那最偉大的歌劇的意義。

「普西阿撒」這歌劇是取材於一個西班牙的故事，即「馬德里得的吉普西」The Gipsy of Madrid。韋伯在這歌劇裏寫了許多美麗的樂曲，充滿着西班牙的情調，意味，與活力，可惜目前這歌劇已被人遺忘了。然而這歌劇的序曲，還是常聽人演奏的。由這序曲，我們可以看出這作曲家技藝之精，因他每一個歌劇的序曲，都包含着歌劇中的主題和旋律，而且他寫作樂曲時，又非常

精確整潔。我們看了他那偉大的歌劇「自由的保障」的全卷樂曲底手稿，沒有一個錯誤與修改，就可看出他寫作時是如何的精確了。這歌劇的原稿，在他死後，由他的愛妻送與柏林的皇家圖書館內保存。

一八二一年六月十八日韋伯最偉大的歌劇「自由的保障」第一次演出了，在還沒有開幕的前幾個鐘頭，劇院已為那些切心來看這劇的人所包圍了，等到劇院的門一打開，觀眾都擁入劇院場佔滿了座次，全劇院任何一個角落都坐滿了人，及至這位作曲家走進音樂台，觀眾喝采之聲不絕於耳，幾乎無法停止下去。歌劇開演後，繼續進行，觀眾所聽的歌曲愈多，愈為這音樂家的歌曲所迷住，及至這歌劇演完時，聽眾的興奮簡直達到了最高潮，使他們如狂如醉了。這歌劇的成功太偉大了，一再有人要求繼續重演，劇院不久也因此大發其財。擔任這劇歌的演員也興高采烈，但最快活的，要算我們這位作曲家了。不久之間，這歌劇中的曲調，已在德國各地的鋼琴上演奏，各地的大街小巷，都有兒童在口吹出這偉大歌劇中的調子。這歌劇的聲名很快的傳遍了整個的歐洲，而且也很快的傳到了英國。其傳播之快，真是速於置郵而傳命啊。在倫敦整個的空氣，都被這歌劇中的曲調所震動了。在巴黎這歌劇並不很受歡迎。恐怕是因為這歌劇所表現的德國意味太重了。但是這歌劇第二次上演時，換劇名為「森林中的羅賓」Robin des Bois，便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連續重演了之三百五十次之多。

韋伯不停息的工作，在「自由的保障」這歌劇出演的兩年之後，他又完成了一個歌劇名叫尤銳昂特 Euryante，這劇本的歌詞

，原來是一位半瘋狂的女人赫明·封·且色 Helmine Von Chezy 的作品。韋伯決意把這劇本改編成一個最好的歌劇，於是他把其中的故事，配上頂好而且很動人的音樂。「尤銳昂特」這劇是一八二三年的十月廿五日在維也納的克爾特列多爾大歌劇 Karntner Theater 上演了。這位作曲家雖然身體虛弱，且正在病中，仍不辭長途跋涉，來到了這音樂之都。他要親自介紹他殫心的作品，給那些維也納的觀眾。這劇演完之後，他內心的快活簡直不能形容，立刻寫信給他的夫人說道：「我親愛的妻子，我感謝上帝，尤銳昂特這歌劇的演出，果真成功了。我現刻雖然很疲乏，不得不向他說一聲甜蜜的晚安。我心愛的啊！你與我一同高呼勝利罷！全座的人都喜極欲狂，那些歌者，合唱團，及弦樂隊的全體，似乎都沉醉在歡樂之中了。」

這歌劇的主角是松塔格女士 Henrietta Sontag，她不過是十幾歲的青年女孩，但她這次上演所獲得的讚揚，已奠定了她後來的成功。

很奇怪的尤銳昂特這歌劇雖有那樣大的成功，在不久之間，便不再吸引人了，其中有一個原因，或者是由於那不高明的劇詞所引起，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那大作曲家貝多芬曾說道：這歌劇中的歌曲，都是些減七度的音調 A Collection of Diminished Seventh 所集成的而已。這種批評謠傳到韋伯的耳裏，他立刻把歌曲的手稿送給貝多芬，請他指正，可是這位「樂聖」却告訴他，應當在這劇出演之先來請指正，不應在出演之後才來。並且告訴韋伯應當學他在他自己的歌劇斐德略 Fidelio 上的辦法，把歌曲刪去三分之一才對。韋伯便遵照貝多芬的指示辦理，把歌劇中

的歌曲斟酌的改編了。

上演尤銳昂特這歌劇，確使韋伯過勞，使他的健康大受損害，他回到德勒士登的時候，已是精疲力竭的人，公家的職務更壓在他身上，使他在這裏不能得一點休息，他肺部的疾病進展很快，引起了他的恐怖，他怕會因這病使他很快的就要與他的愛妻和兒女永別了，然而韋伯立刻把這些悲觀的念頭丟掉，重新鼓起精神，拿起了筆墨，再從事作曲，他的名聲已傳遍了歐洲全境，各方面都有以很吸引他的條件來邀請他，英國的科文特劇院 Covent Garden Theater 是最使他動心的約請，在一八二四年的夏天，他起程到英國的首都倫敦去了。坎波 Charles Kemble 是這劇院的經理，請韋伯寫一個新歌劇出演。韋伯選定了「阿伯戎」 Oberon 這劇本，是取材於法《古代的愛情故事》。韋伯急切的開始工作，配好這故事中的樂曲，除了序樂以外，他的全部歌劇是按時在一八二六年帶到了倫敦。他是在這年的二月七日抱病的離開了家，好像預先感覺到此次的遠行，是要與他的愛妻及兒女永別，再無歸來見他們的日子了。

當韋伯到了倫敦，喬治·司馬特爵士 Sir George Smart 迎接這位作曲家到他自己的家中去住。他在這裏居住，真享盡了一切的舒適，還有一架最美麗的鋼琴，隨他使用。這鋼琴是倫敦第一家所造的，他寫信回家說道：「沒有任何的國王能享受我在這裏所得着在一切事上的愛護與關照，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上天，所給我的一切幸福。」韋伯就在這快活的環境中把阿伯戎 Oberon 這歌劇底美麗的序曲寫成，是在這歌劇演出的前幾天完成的。

一八三六年四月十二日，阿伯戎這歌劇上演了。科文特劇院

擁擠着觀衆，全場無一虛座，從屋底到樓頂都充滿了觀衆，這次的演出，真是難得的成功。次日，這作曲家的精神已耗盡了，幾乎不能起床。但因他已應許劇院的經理坎波先生，他要親身去指揮這歌劇前十二次的演奏，仍不能不勉強支持，這十二次的演奏，其中有一次的收入應全歸作曲家本人。韋伯很希望得到一筆好的進款，可以帶回家去，不幸得很，就是原來選定五月二十六日的那夜的演出作他自己的收入，適值這夜傾盆大雨，劇院的座次幾乎完全空了。歌劇演完之後，韋伯的身體虛弱得不能支持了，不得不由別人把他抬回他所住的屋子，他切望着回家，但醫生忠告他應緩期啓程，可是他堅決的要求道：「我必需回家呀！讓我回到我的親人那裏去罷！讓我再看他們一眼我也甘心啊！我見到他們之後，我就盼望上帝的意旨成就，使我安然離去此世！」

第二天晨早，有人來訪這偉大的作曲家，但一切都是冷靜靜的，他已很安詳的長眠了。

韋伯葬在倫敦慕爾斐地的聖瑪利教堂 St. Marys, Moorfield, 但他最後的願望——回到他甜蜜的家——結果是實現了。十八年之後，即一八四二年，他的遺骨被遷回改葬在德勒斯登 Dresden, 回到了他享受過許多讚揚和尊榮的城市。

勘 誤 表

頁	行	誤	正
目錄	19	1786—1726	1786—1826
3	24	生活有關	生活有關
5	22	取名凡尼	取名覺凡尼
7	20	Sucrezia	Lucrezia
12	14	安得西	安博西
13	8	且珍，	且珍貴
18	11	生活舒適	生活很舒適
21	21	自主的再	自主的一再
23	22	律法師	律師
24	15	玩皮	頑皮
25	8	玩皮	頑皮
27	3	他至	他至愛
28	11	來到進城	來到這城
29	4	院劇	劇院
30	1	日舊	舊日
32	18	八歲十	八十歲
53	3	支持他所	支持他的
63	18	做們	他們
72	18	轉反的側	轉反側的
77	3	戀着阿	戀着的阿
77	5	自己謀	謀自己
93	16	抬望望着	抬頭望着
94	11	貝多芬些	貝多芬那
100	1	作曲再家	作曲家再

